

# 無名的地下城

作者: 3.1415

Powered by [紙言](#)

# 1. 這是一個無藥可救的世界

這是一個無藥可救的世界。

我出身於一個普普通通的窮人家庭，父母弟弟都對我這個女生不錯，我也愛著我的家人。在這個世界中，窮是原罪，作為賤民的我們，最大的願望是兩餐溫飽，別無其他想法。可是我十四歲那年的冬天特別寒冷，農作物都失收，根本買不起甚至買不到糧食，父母可以不吃，但孩子怎能不吃？為了他們的孩子，父母於是只好把我幸來為弟弟充飢。

我愛著我的父母，因此我覺得這是件合理且正常的事，我不會怪責他們。可是，他們是愛我的，始終無法下手，最終他們只能以三枚銀幣，等同於三百枚銅幣的價格把我賣給奴隸商人——爸爸和媽媽都少吃幾餐的話，最起碼可以勉強夠一家三口生存一個禮拜。

賠錢貨，這是我成為了奴隸後最常聽見的說法。奴隸商人眼中，我是個沒有任何生產能力的人。長期缺乏營養的我，沒有半點氣力，亦沒有任何技能足以受買家青睞，連當奴婢的資格也沒有。

賤民出身的人往往會被人認為是污穢不堪的，因此賣春也是不可能的。人們往往會討厭賤民，甚至討厭賤民出現於他們的眼前，更遑論與他們上床。真的要賣春的話，就只可以賣給其他的賤民，以每次十枚銅幣的極低價格賤賣自己的身體。賤民是骯髒的，這不是個印象上的描述，實際上賤民是真的極度骯髒，大多精神上都有點問題，因而向其他賤民賣春不單不能確保一定收到錢，甚至還會有生命危險。

「每天養活你實在太貴了，每天花我15枚銅幣實在太貴了。給你兩個選擇，賣給賤民，或去當冒險者。」

十五枚銅幣本身就是個極低的金額，每天都只能捱著餓入睡。以這種長期缺乏營養的狀態成為冒險者，實際上是找個地方處決我——畢竟殺人是犯法，即便是身為財閥的奴隸主，也忌諱著殺人，但迫使手下的奴隸當冒險者並不犯法。

撇除其他一切來看，冒險者本身就是個危險的職業。冒險者說得好聽就是冒險接受委托尋寶，但基本上就只是個收入不穩定的自由工作者，一邊接著報酬與危險不成正比的委托混飯吃。

初出茅廬的冒險者死亡率高達70%，當中大多都是奢望能尋獲珍寶一口氣逆轉人生的賭徒，通常是走到絕境的人才會當的職業。

而我，也是其中之一。

去賣春當然更為安全，大概吧。在兩個選擇之中，正常人應該會選擇賣春，但實際上我也不是那麼想活下去，況且另一個選項還是有著逆轉人生的機會，儘管明眼人都看得出這個逆轉人生是冒險者公會的一個謊言。

成為冒險者後，對奴隸主而言，事情變得簡單。他直接把我趕了出來，要我自給自足，在我頸上刻了魔法符文，說是每個月月頭來還個10枚銀幣，符文便不會把我頸椎炸成兩段，還30個月便會放我自由。1枚金幣等於100枚銀幣，1枚銀幣等同100枚銅幣，買我時給了我父母3枚銀幣，贖身則是給個300枚銀幣，身價飆升100倍，還真是個發財大計。儘管如此，我看奴隸主根本對我沒有期望，覺得我死定了，第一個月的還款也不抱有希望。

每個月還款10枚銀幣，還要用大概10枚銀幣生活，意味著我每個月最少要賺個20枚銀幣。這個時候我才發現自己選擇了個錯誤的選項，去賣至少奴隸主會養我，不用煩惱生存的問題。

幸運的是，奴隸主給了我把生鏽的小刀作為出道禮物，用來冒險簡直一流，我為自己的氣量感到光榮，我居然沒當場用那把小刀刺死他！

冒險者登記免費，由最低的E級開始當起。公會成員貼心地把幾個新手隨便組成了一隊，就推我們進入地下城探險了。

不接受任何委托，直接去地下城探險，真是刺激！但至少能拿捏個探險的感覺！魔獸的屍體也值些許的金錢，至少殺多幾隻魔物能夠保障今晚的晚餐。

地下城是這個城鎮的著名地標，傳聞這個地下城比起這個國家還要大，有很多地方都未曾被冒險者所探索過，因此吸引著各地的冒險者遠道而來，城鎮從而發展出地下城經濟。

和幾個新手穿過山洞口那暗黑的樓梯，來到了魔境的邊界線。這裡即是地下城，樓底不高的陰深洞穴卻有著些微的光源，人造石磚與岩壁相互交錯結成迷宮，青苔細佈於四周之上，每吸一口空氣都覺得無比沉重。

這裡曾經是古城嗎？傳聞中地下城中存在著黃金之國，找到黃金鄉的冒險者能一晚致富。

走在最前的，是我們的前衛兼隊長，安德魯先生。雖然大家都是最低等的E級冒險者，但唯獨他有數次的冒險經驗，因此大家都不介意他當我們的領隊。安德魯先生看起來若二十歲左右，身材看起來有點健碩，卻又未去到渾身肌肉的程度，看起來值得令人信任。

「安德魯先生有進來過地下城嗎？」

問問題的是安德魯身旁的一個魁梧男子，名為斑。斑體型比安德魯更為高大，皮膚黝黑，滿身肌肉，手上亦帶著個看不懂是甚麼的刺青。聽聞本來是個保鏢，但殺死了顧主而變成了逃犯。

「沒有喔。我頂多只是在附近的森林中做過一些委托。」

「是殺了甚麼魔物嗎？」

「也就一些E級魔物，像是史萊姆、獨角兔這些而已。」

「這樣啊。」

看起來斑比比安德魯更強，可是斑完全沒有冒險經驗，反正這一次大家都只是在安全的範圍內試試身手，沒必要在這裡出風頭，所以在這裡退居二線。

「啊，也就殺了一些廢物？」

這次說話的是一個身型矮小的女法師，琳德。琳德一身不錯的裝備，魔杖也舉得高高的，家底應該不錯，不過在學院學習魔法的應該都不會是窮人。法師是珍貴的職業，需要付出不少錢學習魔法，因此在冒險者當中法師的數量尤為稀少，在新手冒險者當中幾乎找不到法師，因此我們其實是相當幸運。

面對著挑釁的說話，安德魯還是沉得著氣，大概他也知道法師很難找，得罪她可沒好下場。

「所以我今天也是和大家一樣，都算是新手上陣，大家一起努力吧。」

而站在我旁邊的僧侶，赫娜小姐始終沒有說話。她以法杖為拐，默默地跟著大家前進。我也明白她的感受，這裡可不是郊遊的地方，這裡是地下城，儘管是第一層，但依然是以命相搏的地方。

會死喔。

我還記得奴隸主當時的說話。在那一刻我並不感到害怕，只覺得要去賣春給其他賤民，倒不如在地下城死個痛快。只是來到了這裡，雙腳踏在地下城的石磚上，死亡的重量壓在我的身上，呼吸困難，我才開始意識到死亡是怎樣的一回事。

這裡是戰場，隨時會死。

明明還沒有遭遇到甚麼魔物，但死亡的氣息卻越趨濃烈。看到我那顫抖的雙手，我才發現自己在害怕。

「沒事的。」安德魯說道。

我不是前衛，不是法師，不是僧侶，不是斥候，我就不過是個背行李的，來程背著食物，回程提著獎品。戰鬥與我無關，我不需上前以命相搏，戰鬥時我只需躲在一旁不阻礙他們戰鬥便可以了，因此我毋須感到害怕。可是，為何我的身體禁不住發抖呢？我只能報以安德魯一個微笑，不能讓他擔心。

「對了，你好像還沒有告訴過我們的名字。」

「我沒有名字。」

我向他們簡單說了個背景，大伙便沉默了起來。是個令人尷尬的話題，看來以後自我介紹時還是保持沉默好了。

「沒有名字也實在有點不方便，不過取個名字不就好了，你想叫甚麼名字？」

即使知道我奴隸的身份，安德魯還是保持友善地向我問道。

「我也不知道。」

這並不是謊話。打從一開始父母就沒有為我改過名字。

「那我幫你改吧，你就叫.....」

「唉，隨便啦，叫無名不就好了。」

琳德一臉不耐煩地說。琳德的反應才是正常，面對著賤民、奴隸才不用那麼的好心，這種態度才是正常人應有的姿態。

「怎可以這樣？」

「哎，安德魯，名字這種東西，只是能方便大家互相稱呼，無名這個名字方便啊，不會與其他人混淆，你說對嗎？」

「嗯，叫無名就好了。」

我笑著同意。琳德說的也是正確，我對名字也沒那麼強烈的要求，只要知道在稱呼我就好了。看到我這樣的反應，安德魯也只好作罷。

「等等。」

站在前面的斑停下來舉起了手，示意大家停下來。

「巨鼠！是D級魔物！」

三隻巨鼠。約1.5米身長，雙眼帶著赤紅猩光，咬牙切齒地望著我們。

魔物有分等級，最低等級的是E級，分類上屬於對普通人構成威脅的存在，一般屬新人的E級冒險者能夠對付。基本上就獨角兔、史萊姆等等的弱小魔物，雖然會有一定的危險性，但普通成年人亦能夠打倒。

至於D級魔物，分類上是對一般冒險者構成威脅的存在，D級魔物的討伐任務只能由D級冒險者接受，換言之身為E級的我們，要打倒D級魔物相當吃力。

但是，在魔物的眼中可沒有等級之分。D級魔物不會只和D級的冒險者戰鬥。

會死。

真的會死。

會死。會死的。會死的啊。那可是D級啊！

「拔劍！」

安德魯舉劍指向巨鼠，但此番舉動似是觸動了巨鼠的神經，怪物們開始發出咕咕的聲音。

「對，別怕，那只是D級而已，只是雜魚。就算是E級的我們也能打得贏。」

斑站前一步，雙手握著巨斧，架好了步勢。

巨鼠們不敢輕舉妄動。

要開戰了，而我的角色就只是躲在一邊。我閉著氣，一步一步地退後——

「熔爐啟動，同調開始。環繞吾身的炎之律法，吞噬一切萬物吧——火球術！」

琳德打響了戰鬥的第一擊，赤炎劃空而過，一隻巨鼠瞬間被火焰所吞噬。

這就是法師的力量，只需一擊便把D級魔物打倒。

另外兩隻巨鼠眼見同伴化作火球，吱的一擊立即展開攻擊。

斑舉起巨斧猛力一揮，一隻巨鼠血漿四濺，退縮幾步。

安德魯則對另一隻巨鼠張起架勢，以劍刺了數下，巨鼠感痛尖叫，連忙撲向安德魯。安德魯大吃大驚，閃避不及，被撲倒在地上。

斑立馬上去救援，一口氣撞開了巨鼠，但似乎用力過猛，自己也失去了平衡。

「琳德！」

安德魯大叫著，要法師立刻再次用那一擊必殺的魔法攻擊。

但換來的，是琳德的搖頭。

「火球術的話，我每天只能使用一次。」

而本應退縮的巨鼠趁機攻擊，巨嘴張開，一下咬到斑的右臂。

「嗚哇。」

巨鼠緊咬不放，斑的右手頓時血肉模糊。赫娜尖叫著，雙腳發軟坐在地上。

「斑啊！」

安德魯情急下想跑去斑那邊支援，但另一隻巨鼠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爪中了安德魯的後背。

「可惡！」

看來安德魯穿的皮革品質不差，沒有爪出傷口出來。但安德魯也別無他法，只能招架著另一隻巨鼠，既沒時間救斑，也沒時間發號施令。

赫娜已經怕得失去戰意，琳德用光魔法只能站在這裡擺爛。那，是要我上嗎？

我只是個提行李的，弱小奴隸。真有拯救斑的能力嗎？

但是，如果斑在這裡陣亡的話，安德魯就會被夾擊。當兩個前衛都死去的時候，我們的死期也不遠矣。

上啊，上啊。

為甚麼我的腿無法向前？

為甚麼我握著破爛小刀的雙手在顫抖？

死。

會死哦。

我不想再死一次。

「啊啊啊啊啊啊！」

我大叫壯膽，拋開種種的一切，向前奔跑。

只見斑臉色蒼白，手臂被咬得一片混紅，血骨四裂。

我第一次見到人類的骨頭。

附帶著生肉的，人類骨頭。

我差點嘔了出來。

逃跑吧。

只是我逃走的話，就不會死了。

對啊，只要我逃跑.....

我不是戰士。我不是前衛。我只是個提行李的，小小跟班。

無能的賠錢奴隸。

沒有人會怪責我的。

畢竟這是以命相搏的事。

可是，為何我，仍不退後呢？

此時此刻，我感覺到我刀尖上的寒氣蠶食我的雙手，那道寒光就這樣刺進了巨鼠的皮毛，暗紅的液體浴著匕首蠕動到我的手指頭上，一下子我就鬆開了雙手。

那股割開皮肉的噁心之感，頓時使我毛骨悚然。

巨鼠的慘叫聲立馬把我拉回現實，伴隨著尖叫而響起的，反而是我的心律。這一刻我不再感到害怕，不再感受到那撕裂皮肉斬殺生命的內疚之苦。我再次緊握匕首，將刀刃狠狠的刺入巨鼠體內。

刀刃似是劃破了內臟，巨鼠哀嚎一聲，吐血而亡。

而我則雙腳失去了氣力，坐倒在地上。

殺死生命的感覺。

猶如拿著小刀刺破某種東西的內膜。

手上奇怪的觸覺仍未消失，我只能凝視著雙手，久久不能平伏。

然後，天旋地轉。世界一下子變得黑暗。

我好像作了個夢。

夢到了巨鼠咬破我的身體，肚子穿了個大洞。我只能在地上爬啊爬，而腸臟則慢慢的掉了出來。好不容易爬到了地下城的出口，然後巨鼠咬著我的腸一拉，把我拉回到地下城去。

滿頭冷汗的我猛然驚醒，先摸摸肚子，確認沒事後才站了起來。

這裡還是地下城。我睡著了？我昏迷了？

「巨鼠呢？」

「幹掉了。」

回答我的是琳德，那個高傲的小個子法師。

太好了，正當我這樣想的時候，卻聽到另一聲咆哮。

「救他啊！你不是僧侶嗎？回復魔法總會用吧！」

平時斯文有禮的安德魯抓著赫娜的衣領，雙目佈滿血絲的罵道。

這裡是地下城，本應避免發出那麼大的聲音，但我看到斑的現況，我立刻明白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斑坐在牆角一邊，臉色慘的，雙目無神似的。左手死按著那曾是右手的肉塊——

那怕我不是僧侶，不是醫師，也看得出斑這個傷勢十分嚴重，他可能真的會死。

而我們隊伍中，唯一的僧侶卻是這副德性。

臉上早以分不清那是汗水還是淚水，雙手連法杖也拿不穩，搖搖欲墜的。面對安德魯的質問，赫娜嘴巴只能不斷顫抖，不用說施放回復魔法，就連簡單的會話看似也做不到。

安魯德嘖的一聲，推開了赫娜。

「我說，你到底有甚麼用？就連個提行李的，都有作出貢獻。」

琳德冷冷的拋下一句，示意我和安德魯拋棄斑離開。

「可是，斑還沒死……」

「嗯，可惜這個僧侶見死不救。區區D級魔物，在有僧侶的陪同下居然造成了人命傷亡，真是貽笑大方。」

琳德諷刺的回答我道。

而安德魯面對這種情況，卻沒有對斑見死不救。他走了過去，背起了斑。

或者，亂碰傷口會令斑的狀況雪上加霜，但留在地下城則無疑是死路一條。

「我說，你認真的嗎？」

面對這個舉動，琳德對安德魯感到不悅。

「嗯，我要救他。雖然只打過一場戰鬥，但我們好歹也是同伴。」

「你背著那個重傷的廢人，是要怎樣戰鬥？雖然現在我們打算離開地下城，但不能確保路上不會遇到敵人吧。我用光了魔法，那個僧侶又是個廢物，唯一作為前衛的你又騰不出手，是要我們去送死嗎？還是將戰鬥的重任都推給無名小姐？」

我去戰鬥？真的假的？

我只個是個提行李的，何德何能戰鬥？剛才殺到一隻巨鼠只是僥幸，難保下次再有奇蹟發生。

而我背著斑走，安德魯戰鬥的話亦一樣不可能。雖說是背行李，其實也只是背著一些乾糧、食水，以及回程時拿一點的戰利品，本質上就是個隨團僕人，本來分到的報酬也特少。像斑那麼看起來上百公斤的肌肉壯男，我自然是背不來。

「儘管如此，我也是無法見死不救。」

「你這種聖母病，終有一天會害死你。」

幸運地，回程的路上沒有遇到魔物。一踏出地下城，蹦緊著神經的我們都鬆了口氣。就連看似沉穩的琳德，也差點失足跌在地上。

「啊，戰利品……」

「沒差，在你昏倒的時候，我幫你割了下來。下次不要出了地下城時才回想起這回事。這是你的工作，不要忘了這點。」

琳德塞了個袋子給我，裡面裝的是巨鼠的牙齒、爪子。

「還會有下次嗎？」

我淡然的說道，事實上這一次我們也差點團滅。

能力不足，大概會有人感到懼怕，從此不再踏足地下城。

而琳德，雖然現在的她每天只有一發的火球，但這一發火球今天就輕描淡寫的解決了一隻巨鼠，我們傾盡全力，甚至以同伴重傷作為代價才能討伐的對象。

琳德是真的有實力的人，她值得加入更好的隊伍。

「當然有下次，還是你怕了？」

害怕嗎？我當然感到怕。

但窮。

我沒有別的選項。

僅此如此。

「當然，你就大可不必了。」

琳德指的是赫娜。由始至終都沒有發揮功用的赫娜。

安德魯帶了斑去找僧侶療傷，便將滙報戰果、兌換戰利品這些本應由隊長做的工作都交给了我。

而那些可恨的尖牙利爪，一共換到六十枚銅幣，能夠換到他媽的六塊麵包，真是他媽的可喜可賀，他媽的可喜可賀！

而我今晚也只能餓著肚子，瑟縮在街邊一角渡過這黑暗長夜。

## 2. 我可是一無所有的狀態

斑這樣也死不了讓我開始覺得魔法是萬能的。

昨天右手被咬了個稀巴爛，大量出血，意識不清。安德魯帶了他去找個僧侶用回復魔法一照，今天就變得生龍活虎，只是右手始終無法長回來。

而那治療費用似乎驚人，是我不想知道的金額。

昨天報酬一共60枚銅幣，如果按照原本的分配方法，每個隊伍戰鬥成員該拿到2/9也就是13枚銅幣，剩下的歸我，也就是8枚銅幣。

10枚銅幣約買到一塊麵包，也就是說我拿到的8枚銅幣連簡單吃一餐也做不到，這趟冒險完全是賠錢生意。

如我所料地，琳德拍著酒館的飯桌，對這裡瓜分報酬有所不滿。

「這個女人為甚麼有資格分錢？連回復魔法都沒有放？斑差點被害死了。」

指的，理所當然是赫娜。面對這樣的責罵，赫娜自感理虧，默不作聲。

斑沒有說話，他沒有幫赫娜的道理，在情在理而言，斑該直接一個斧頭劈死赫娜的。

安德魯見赫娜沒有反應，也沒有多口為赫娜辯護。

「首先，無名小姐殺了一隻巨鼠，我認為她該享有和戰鬥成員一樣的報酬。但如果殺死了巨鼠才能拿到報酬，或是能拿更多的報酬，這未免對斑也太不公平。雖然被咬皆因斑你這個前衛的無能，但你勉強算是發揮了前衛的功用，後衛沒有任何人受傷。」

這兩天相處，我開始明白琳德是個怎樣的人。毒舌卻又公正，冷淡而又認真。是優等生的模樣。

「那，就分四等份好了。」

隊長安德魯也認同，那麼我們也無話可說。

因為那一刀，報酬由8枚銅幣一口氣增加至15枚！幾乎多了一倍！

該死的！15枚銅幣也是有夠少的啊！我們居然為了這點錢在爭吵！

但是，這就恰好證明了我們只有15枚銅幣的價值，也就只有15枚銅幣的氣量。

「那麼，我們今天還要去冒險嗎？」

作為隊長的安德魯終於提起了話題。說實在，昨天我們差點死去，自問不想再遭遇到這種經歷。

但是，我每個月要還10枚銀幣，即是1000枚銅幣，頸上符文才不會爆炸。就算我不吃不喝，這個月

還是要去殺60來、70次巨鼠才能生存下來。

我沒有其他賺錢的手段，因此我只能再次踏入這個地下城。

別無其他選擇。

「去。」琳德簡潔的拋下這個說話，使我鬆了口氣。

然後就是赫娜和斑。

赫娜昨天怕得要死，如果和昨天一樣，怕得沒法使用回復魔法的話，那就與多個累贅無異。

本來，有僧侶在的隊伍，前衛們都可以戰鬥得更為進取。

但我們家的僧侶是這副樣子，我覺得趕她出隊伍還真的比較好。

如果戰鬥後大家沒有受傷的話，僧侶還是能拿到報酬。

但若然戰鬥後受傷的話，又不能指望赫娜能夠幫忙回復。

也就是說，這個女人只是個free rider，只是個無故瓜分報酬的多餘存在。

我的思想看來受到琳德感染，開始變得負面。

這不代表我和琳德一樣的冷酷無情，只是我沒有餘力，在這狗屎的環境下，對無能的僧侶伸出援手。

因此，我反對赫娜留在我們隊伍。

然而，我不是戰鬥成員，自覺沒有說這些話的權利，因此只把這些沒禮貌的話語吞回肚子。

正當我期望著琳德當醜臉把赫娜趕出去時，琳德只是冷淡的說了句「希望赫娜你今天能夠一洗昨天的醜態。」

出乎意料地，琳德沒有趕跑赫娜。

這個矮小的法師淡然的喝了口茶，沒再多作回應。

「是.....今天我會努力的。」

沒有說服力的話語，微微的從赫娜顫抖的嘴巴中游走出來。

至於斑呢？

斑閉對眼睛，沒有說出半句話來。

因為赫娜的緣故，失去了右手。他本應有立場去趕走赫娜，但有更基本的問題，斑還會繼續冒險嗎？新手初出茅廬，半隻腳就踏進了冥府。差點死去了哦，正常人應該放棄，不會再步入地下城。

但自私的我可不希望斑脫隊。

因為這個隊伍前衛就只有斑和安德魯，要是斑脫隊的話，那就餘下安德魯一個人了。把正面戰鬥的重任都交給一個人身上，毫無疑問不是個好選項。

如果我也走上去當前衛呢？

我沒有力氣，也沒有技術。就算上也只是當個活靶子，危險時只能當個棄子讓大家好好逃跑。

我當不了前衛，我深明這一點。

不會魔法，沒有體力，不諳戰技，沒有任何一技之長的我，在隊伍當中當個僕人，也算得上是件優差了。

「我要去。」

斑三個簡潔有力的字，足以令人感到安心下來。

失去了慣用手，只能以左手舞著巨斧。儘管如此，斑還是沒有放棄他的冒險者生涯。

我不了解斑，我不清楚斑是有著何等的理由前往地下城。

斑也沒有反對赫娜的存在，顯得我像是個無情的壞人似的。

放是乎，我們就簡單收拾好行裝，向著那地下牢獄前進。

踏入那佈滿青苔的石磚，迷宮獨有的臭味刺激著我們的鼻腔，這是一種切換模式的信號，亦是世界的分界點，我們由安全的城鎮邁入了地獄當中。

我不知道這一次的冒險旅途會否有人犧牲，但沒錢的我們別無選擇。

同一個入口，但和上次的景色完全不同。這個地下城最詭異的地方，是地面的入口只有一個，但每當踏進入口都會傳送至不同的地方。據說第一層地下城有上百個不同的起點，每次的起點都有所不同。

換言之，在地下城出了甚麼事，外界也難以救援。

穿過洞口，我們走了幾部級向下石階，來到了一個以石磚構造的狹窄通道，這裡似乎是某個城堡的內部。

牆上每隔十來步有著些微的燭光，為這走廊驅散了星點的黑暗，卻看不清遠處的所在。

「別怕，在建築物的話，找到好東西的機會會更高。」

安德魯率先站前，拔出劍刃，為大家帶路。

眾人沒有回話，只是默默的跟著安德魯前進。

究竟走了多久呢？明明只是一條直路，卻教人舉步艱難，未知的恐懼蠶食著我們的內心。

終於，安德魯停了下來。

不是走到了死胡同，而是牆身有一道木門。

「要打開嗎？」

安德魯向我們問道。

「開吧。」

回答的是斑，他走了在門的面前，左手按捺在門柄之上。

會有陷阱嗎？

一打開門就會有弩箭飛過？還是門後有著魔物等待我們？

不打開便不知道門後的是寶箱還是魔物。

就算知道這是陷阱的可能，冒險者也沒有逃避的道理。

安德魯雙手握劍，而琳德亦舉起魔杖準備迎擊。

斑吸了一口氣，用力推開了木門——

門後只是一個普通的小房間，有著床、書桌、腐爛的椅子。沒有魔物嗎？正當我這樣想的時候，安德魯已經率先行動，舉起刺向黑暗中的某個東西，我只聽得見甚麼東西的鬼叫，以及液體四濺的聲音。

「是食腐蟲，E級的魔物。」

這時我終於看得清楚，地下爬著數隻約40、50厘米長的蠕蟲型魔物，黑暗中我連牠們的顏色都分不清楚。

E級魔物而已，就只是普通人能應付的魔物，更遑論冒險者？

就算是菜鳥的我們，殺幾隻E級魔物是卓卓有餘的。

殺死魔物後，我走了食腐蟲屍體的跟前。

那就只是隻大型蠕蟲，有著不太鋒利的牙齒，蟲爪更是軟弱無力，看起來也沒有毒的樣子。

這種東西要割哪個部位來換錢啊？

我拿起了一隻食腐蟲，出乎意料的輕，只好整隻放進袋子當中了。

「嗚，也太噁心了。」

琳德鮮有的表露出了厭惡的表情，而赫娜好像也有點怕。

出身高貴的女性還真是不同。

我沒有理會她們，繼續和斑、安德魯一起探索這個房間。

似乎房間並沒有甚麼好東西，於是乎我們就轉身離去。

「無名，怎麼了？」

安德魯向我問道。

「沒事。」

只是有點餓，有點貧血。

自昨天開始已經沒東西放過進胃袋，現在也不好意思拿大家一起買的乾糧來吃。乾糧為的是補充戰鬥人員的體力，我這種背行李的可沒有吃的資格，當然我也沒付錢的。

只是，探索地下城的體力消耗比想像中更要吃不消。

安德魯走到我的身旁，搶了我背著的行李，拿出硬到不行的乾麵包。

「吃吧，你先休息下好了。」

「謝謝。」

琳德一臉不悅的望著我們，她很好的克制自己，沒有破口大罵。

一個背行李的在吃甚麼東西？恰如幻聽似的，我只吃了點點稍微充飢就算。

其實我也沒甚麼胃口，畢竟前方傳一股屍臭的惡味。

再向前走兩步，看見地下有一灘液體，昏暗的環境教人分不清那是水還是血。

一路向前，映入我眼簾的，是一隻食腐蟲，牠在噬咬著一個黑色皮毛的物體。

是巨鼠。正確來說是巨鼠的屍體。

三隻食腐蟲在分食著巨鼠的屍骸，沒空應付我們。

但我們還是要討伐這樣食腐蟲，為那少得可憐的回報。

安德魯和斑兩三下手勢就解決那幾隻可憐的蟲子，我就一一袋袋平安。

或者可以順便把巨鼠的爪子都割下來，正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才發現巨鼠的尖叫和利爪都早就被割走了。

「似乎這隻巨鼠是被冒險者討伐的，我們在跟著一隻冒險者的身後。」

我說出自己的見解。

「這樣啊，要回去嗎？如果這是一條直路，然後路上的魔物都被殺掉的話，我們可得不了像樣的戰利品。有點浪費時間似的。」

斑說著。

是先出去，再重新進入地下城入口，希望傳送去另一個位置？

「不，我覺得現在有個好處，就跟在其他冒險者後會比較安全。在安全的環境下探險也是件好事，最起碼能累積經驗。琳德你怎樣看？」

我不理解琳德，不知道她是個怎樣的人，有著怎樣的背景。

但我很窮。

安全可不能當飯吃。

沒錢我就會死，就這樣簡單。

一個月內我賺不夠10枚銅幣，我的項頸就會爆炸。

於是我當然就反對。

「我們跟著的，大概是C等級到D等級的冒險者。」

琳德說道。

「怎麼？」

「他們獵殺D級的魔物，並將巨鼠的爪子帶走，但對E級的食腐蟲完全置之不理。沿路上那麼多的食腐蟲，我們卻完全沒看見其他食腐蟲的殘骸。」

「會是被其他食腐蟲吃掉嗎？但那又如何？」

「C級冒險者都是比較老練、經歷豐富的冒險者，我覺得跟著他們或多或少可以拿到點甜頭，或是可以學到點有用的知識。」

琳德似乎贊成繼續前進。

很好，我沒有發言權。

但我有種不祥的預感，無法說明的不祥預感。

「我沒意見。」

斑沒表態，赫娜則急忙點頭。

繼續向前走，先是看見沒有牙齒的蜘蛛屍骸，接著是沒有牙齒的蝙蝠。

沒甚麼有用的東西留了下來。正當我們這樣想著的時候，又看見了一具魔物的屍體。

一條身長約十來米長的大蛇。

「大蛇，C級的。」

一樣沒有牙齒。

C級魔物，會對小型村落造成威脅，是資深冒險者才能應付的魔物。

發達了。

蛇鱗還是完好無缺，雖然剝蛇鱗有夠費時，但C級魔物的鱗片大概能賣個不錯的價錢。

「我也來幫你吧。」

安德魯看我一個在忙，不知要忙到猴年馬月，只好幫手一起剝蛇鱗，赫娜見狀也只好幫忙。

斑理所當然的沒有幫忙，只有一隻手的他也不好做這些工作，便和琳德一起警戒。

「無名小姐你還好嗎？」安德魯親切的問道。

「嗯，好多了。」

說實話體力還是有點不濟。

「奴隸出身也不容易呢。」

「真的。」

我望著安德魯，在他談吐舉止之間看得出他受過不錯的教育，是和我無緣的上等市民。

「奴隸一定很辛苦吧。」赫娜說道。

「嗯，當然辛苦。」

我的痛苦你們又怎可能理解得了？

一個是出身良好的人。

另一個是教會的修女。

「我也是個孤兒，只是被教會撿走，於是成為了修女，學了點回復魔法。」

這個女人自顧自說出自己的身世。

我不是孤兒，我父母還在的啊！

我多麼想說出這番說話，臉上肌肉卻自動的扭曲出了個微笑。

「辛苦你了。」

「不，比起無名小姐，你才是更辛苦。」

你擁有名字，會回復魔法，這點處境已經比我好得多。

我可是一無所有的狀態。

悲劇的開局，為甚麼只有你被送進教會，而我則當了奴隸？

但我最看不慣的，是你的態度。

楚楚可憐的模樣，天生就需要被照顧的模樣。

我這邊要是弄出個撒嬌的表情就會被奴隸商人毒打，打到身體上，不會傷及臉蛋。畢竟本來是打算要送我去賣春的。

但我最討厭你的地方，是你明明擁有一切，卻是個膽小鬼！

我並不介懷你沒有救斑，我介懷的是你在害怕！

因為一個害怕，就連回復魔法都用不了。

明明擁有一切，卻任性的在這個地下城撒嬌！

我就算如何掙扎，也只能在這個地下城提行李。我沒有害怕的本錢，在這個世界的地獄之中拼命的活下去。

但我最討厭的是，這個時候依舊只能諂笑的自己。

「赫娜小姐，也過得不容易呢，和我四海為家不同，在教會一定過著不自由的生活吧。」

這是赤裸裸的諷刺，但女人不知是裝作不在乎，還是真的不理解，只是點了點頭。

「所以我自己走了出來，當冒險者，自己好好的過活。」

那是淡然憂傷的神情，似是真心的覺得自己可憐。

而我也無言只好站了起來。

「很重吧，我也幫你拿一點吧，反而僧侶平時也沒事可幹。」

或者在她眼中看見了有著同樣悲慘身世的同齡少女，她友善的向我拋出了橄欖枝。

「謝謝你，幫大忙了。」

我笑了笑，把重得要命的蛇鱗分了一半給她。

那就回去吧。我是這樣想的，但他們好像嘗到了不勞而獲的甜頭，打算繼續前走。

終於，我們來到了個岔路。

左邊有著向上和向下的樓梯，而右邊是一條通道。

先探索完這個樓層吧。

往右邊走，走了兩步開始聽到了聲音。

轉角位後有著人聲和火光。

多轉一個彎，就會看到在我們前面的資深冒險者吧。

安德魯示意我們安靜，便指派身型瘦削的我向前探路。

唉，當我是斥候嗎？不過總不可能派那個珍貴的暴躁矮子法師上前，我只好伏在地上緊貼著牆角，觀察下那邊的狀況。

是個酒窖。

一個身材魁梧，留著數條辮子的男人坐在牆邊的一個橫著的酒桶之上，豪邁的大口喝酒。而旁邊站則站著數個男人一同舉酒亂叫。

「啊……」

是呻吟的聲音，我再望向深處，有幾對男女在做愛。

做愛？

在地下城裡？

盔甲法杖亂散一地，那兩個女人看起來不太像是這班粗魯男人的同伴，最少看起來也太年輕了，我猜年輕女性應該不會加入這班臭男人的團隊，而那些男人似乎對那些女的不太友善，口中吐出「母豬」、「好貨色」之類的說話。

我想，這兩個女的年輕冒險者應該被他們抓住，強姦了。

五個大男人的C級冒險者隊伍，快逃！

真的危險。

我們怎可能打得過他們。

但我又要找個理由讓那個聖母癌安德魯隊長放棄救兩位女性。但我一轉身，就知道不用瞎掰理由了。

因為有個瘦削的陌生男人早已把刀子架在琳德的頸上。

### 3. 也許我們沒有冒險的才能

「你怎麼生得這麼矮，小朋友你十歲了嗎？」

「去死。」

琳德的辱罵只能換來那首領的一笑。

「至於你，也太瘦了，有好好吃飯嗎？」

去死。

當然是心中辱罵，琳德不怕但我怕。

「你嘛，長得不錯啊。」

「嗚……」

看來那個首領看上了赫娜。

我們三個女生被命令一字排開，似是個鑑賞會似的供他們首領挑妃，而斑和安德魯則被兩個男人按倒在地上，還被刀子架著脖子。

「放開她們！混蛋！」

安德魯只能聲嘶力竭的咆哮，卻甚麼都做不了。

換來的，是一腳猛踢。

一腳踢向了安德魯的臉龐，神容變得扭曲起來。

「可惡！」

「安德魯！」

在旁邊的斑示意安德魯先不要輕舉妄動，但安德魯卻不管了，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掙扎，一個翻身掙脫束縛。

安德魯奪走了一把劍，張起架式。

「嗯，你這小子不錯呢。」

看似首領的男人笑了起來，走到過去。

「小子你叫甚麼名字？」

「我可沒有向你這種人渣報出名字的義務。」

首領也拔出了劍，指向安德魯。

「你覺得你救得了你們所有人嗎？」

現場就只有安德魯突破了束縛，斑被按在地上，而我們三個幾乎沒有近身戰鬥能力的後衛，則被幾個男人包圍著。

先救出斑，再聯同斑一起救我們三人。這是我想到的最優解。

但這是不可能的。

「小子，你對自己的實力有自信喔？你是C級的？」

不，是E級，是初出茅廬的新人。

C級代表著有相當經驗，老練的冒險者。

不論是戰鬥技能、體能，以至經驗都遠超於作為新人的E級。

眼前這個首領，一看便知道他是C級了。

我這個不懂武術的人都看得出，首領的架勢無懈可擊。雙手握劍，舉至顏臉，劍尖向上，左腳踏前，右腳微曲，胸膛挺起，呼吸有序。

與之相對的，安德魯舉劍不定，呼吸紊亂。

從架式來看，勝負已分。

「啊！」

先出手的是安德魯，平砍帶刺的斬向首領，只見首領淡然出手。

連反擊技都不算。

只是單純的手速快慢問題。

後發卻又先至。

銀光如同雷鳴一般的劃破空氣，赤血如霧水般灑滿一地。

區區一劍，就足以將安德魯的左手與軀幹分離。

「這樣就和你兄弟一樣呢！」

那冒險者隨即哈哈大笑。

方才那一劍，本可直取安德魯的要害。等級相差太遠了，這場決鬥淪為了嘲笑安德魯的鬧劇。

安德魯一臉慘色，跪在地上，猛按著自己的傷口。

完蛋了。

打不過他們，無法反抗。

我望向牆邊那兩個剛被強姦完的冒險者，躺在一角下顯得十分悲慘，一個嗚咽起來，另一個則臉如死魚，欲哭無淚。

該死。

在地下城中最可怕的不是魔物。

是同為冒險者，有著和人類一樣臉孔，似是而非的類人生物。

拒絕賣春的我，想不到落得這樣下場。

隨便作個理由，說自己有性病之類？這可行不通，無法做愛的話，我看只會和斑跟安德魯淪得一樣下場。

會被殺喔。

該這樣豁達的去想，被強姦至少能保得住性命。

真的，我不想死。

可是.....

「開甚麼玩笑。」

暴躁矮子開始發瘋起來，我嗅得到她那危險的氣味。

法杖只是個觸媒，是個強化以及穩定魔法的手段，法杖被沒收並不意味著剝奪了法師的戰鬥能力，反之會使其變得更為危險。

如果這個時候火球術暴走，在這個充滿易燃物的酒窖當中，應該不堪設想吧。她是想自爆來個玉石俱焚？

「小姐，我勸你別亂來好。你猜你施法快還是我的飛刀快？」

一個啣牙男手裡舞著刀說，看來他對自己的身手還是有點自信。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請不要殺了我，我甚麼都會做的我甚麼都會做的！我會好好待奉你們的！」

這個時候赫娜張開口求饒。和高潔的琳德不同，這個女人一下就放棄了，打算乞求對方的垂憐，就連自己的身段也可以放下，為的只求免去一死。

看起來格外可悲，但我撫自問，我既沒有反抗的勇氣，亦沒有像赫娜獻身以求存的感悟，弱小的我究竟餘下甚麼呢？

「神啊，求求你救我。我甚麼都會做啊！主啊請饒恕我的罪過……」

赫娜先是求對方免去一死，然後變成了誠懇的信徒，不斷向神明祈禱。

神，該死的神。

「慈悲為懷的聖潔女神，願祢你的燈火能夠照亮我們心中的黑暗——」

不對，那是奇蹟。那是混在祈禱當中的詠唱！

和魔法體系不同的另一種東西，以禱告換取神明的威能。

是僧侶系獨有的能力！

「聖光！」

一道強烈的閃光刺破我們的眼睛！

而接下來的是——

「熔爐啟動，同調開始。環繞吾身的炎之律法，吞噬一切萬物——火球術！」

那是默契的表現。

閃光出現的同時，琳德隨即張口詠唱。

眼睛還看不清東西的時候，已經感覺得熱力飄過，然後是一陣巨響，四處化為火海。

「咳，瘋女人！殺了他們！」

「喝！」

然後我聽見到打鬥的聲音。

「快跑啊，你在等甚麼？」

大概是琳德，她拿著我的手狂奔，而我則撞到牆角，流了一鼻鮮血。

「呃，抱歉。沒事吧？」

「……」

「回復魔法待會才用好了，先逃出去再算。」

這樣啊。

琳德並不是在救我。

她想救的，是那個上次雖然感到害怕不敢動，但今次卻挺身而出救了大家的，那個修女。

自然不是這個隨處可拋棄的，一個可悲奴隸。

但我第一個感覺不是想責怪把我們價值分得那麼徹底的琳德。

我只是心存僥倖。

我不敢發出半點聲音。

我生怕琳德會發現我不是赫娜，然後放下我的手，把我推回火海，再把赫娜救出來。

狂奔之後，好不容易才張開到眼睛。

琳德望著我，沒有表露出任何神情。而我則不敢望向琳德，害怕她的失望。

「你們都沒事嗎？」

離出口方向的那邊，我看到是安德魯。

「赫娜和斑呢？」

我戰戰兢兢的問。

安德魯搖了搖頭。

「你怎麼跑得那麼快啊？」

安德魯底著頭，不敢望著我。

那當時那打鬥的聲音，是斑？

是斑為了爭取我們逃跑的時間……

那麼赫娜呢？

赫娜笨拙的模樣，不可能跑得比安德魯快。

但是，走廊的另一端，始終聽不見赫娜跑過來的聲音。

不對，真的有聲音。

是赫娜嗎？還是斑？

「走！」

安德魯拖著我們，跑進了剛才那食腐蟲的房間。

「怎麼這樣，那可能是斑他們……」

「不可能的吧，你也知道吧。」

我望著安德魯，他那佈滿紅絲，滿斥愧疚的眼神卻沒有退縮的意思。

「救命……」

我望著門上的細小空洞，看得見逃跑的赫娜。

在地上爬的赫娜，聲音逐漸變得細小，然後被後方的男人抓著頭髮，把整個人抓了起來。

先是擱了一巴，再拋到地上踩兩腳。

救她啊！要去救她啊！

我望向安德魯，但他依然無動於衷。

赫娜要在你面前被殺，但你究竟眼白白看著她死去，卻又不去救她？

安德魯不敢。

方才的一劍，已將安德魯的左手以及勇氣都砍斷了。

他甚至按著琳德，不讓她亂跑不讓她發聲。

而我，一樣。

根本沒有去救她的勇氣。

明明眼前只有一個男人，但我三人依然無法出手。

啊。

原來我和昨天的赫娜一樣。

不，是比赫娜更為惡劣。

自作自的不屑赫娜，如今死在眼前卻又不願出手相救。

懦夫！

赫娜被握著脖子，只能向空氣伸出她的右手。

右手慢慢、慢慢地垂落。

斷氣了。

死在我們的面前。

可惡！可惡啊！我為自己的可恥而感到憤怒。

這個時候，那個男人卻說了句「咦，怎麼有扇門？門後有人嗎？」

我則倒抽了口涼氣，不是因為被發現了，而是因為我們見死不救的意義在這一刻被推翻了。

算了。

我也累了。

就這樣吧。

就這樣完結吧。

「甚麼人？啊？你是？」

男人突然尖叫。

「啊？是這樣一回事。」

只聞門外出現一把憤怒的女聲，然後男人就被斬殺了。

「門後的人給我出來！」

女聲又再刺耳的喝道，我們不敢怠慢，一一走了出來。

那是一個短髮的女人，是個輕裝騎士模樣的女性。右手披著半肩披風，手執利劍。

「他們也是受害者吧，冒險者狩獵的受害者。」

說話的是另一個女人。身材高高的，頭上戴著頂巨型魔女帽。

「看來你的委托今天到此為止，退錢手續你找商會談吧。」

「唉。」

騎士走了過來，向我們問了個狀況，走向走廊彼端。

「等等，他們有五個人，看起來還是C級的樣子！」

安德魯沉澱好情緒，向騎士提出忠告。

「啊，我不會出手的，但我還是會跟著你，就算委托取消，你也有義務保障我的安全吧？」

魔女如是說。

「那是自然。話說你們，雖然沿路是一條直路，我也沒看見任何的人，但我不知他們會否有奇怪的隱藏能力或是魔法。你們最好跟著我，這樣才能保證你們的安全。」

我替赫娜閉上眼睛，點頭和應。

穿過牆角，回到了酒窖。

只見一片狼藉，火舌四起。

斑死了。

身旁有一灘血跡，他大概是奮戰而死。

為了掙取我們逃脫的時間，留下來斷後。

有件燒焦的屍體，但從男人的數量來看，這具屍體似乎是被他們強姦的冒險者。琳德的火球術並沒有除去任何的敵人，只殺了一名無辜的可憐蟲。

另一名少女抱著雙腿的瑟縮一角，顯得格外可憐。

首領看到了我們的身影，大概就明白是甚麼一回事。

「喂喂，救兵嗎？就兩個人？」

首領旁邊的哨牙男，輕輕的笑道。

對家是C級的冒險者，還有整整5個人。就算騎士身手再好，也怕雙拳難敵四手。

「不，就我一個。」

「哦，也太看不起我們了吧。」

「閉嘴，小子。」

首領出面，站了出來。

「綠色的半肩披風，是商會的綠袖騎士團吧，全員B級的怪物集團。而你，披風掛在右邊，是凱瑟琳吧。」

B級冒險者，那就是精英等級的了。撇向踏入英雄領域、作為國家戰略兵器的A級冒險者的話，B級冒險者是我們一般人能夠踏足到的最上位存在。

B級每個都身懷絕世本領，算是冒險者的頂點。

首領神情一臉凝重。

「哦？看來我很有名呢。」

「當然了，迷宮之街最強的冒險者，單翼的凱瑟琳。以單翼劍法聞名天下，有誰不認識你呢？」

「那你呢？你是誰？」

「我叫甚麼名字不足掛齒，只是希望凱瑟琳閣下你能放過我們.....50枚金幣足夠了嗎？」

50枚金幣！

債券飆升100倍的我，也就不過總共要還3枚金幣。50枚金幣是何等天文的數字？

「50枚金幣對我來說也是個不錯的數字。可是，我這樣良心過意不去的。」

「那70？」

「不是這個問題了哦，就算給我100枚我也不會住手。再說作為冒險者，有著這麼多的財富，也太不自然了。」

「我們只是找到黃金財寶而已。」

「黃金，指的是這幾個人嗎？」

凱瑟琳指了指我們。

「狩獵E級的冒險者，比起殺一隻C級的魔物，能賺到的錢更多，也更容易是吧。」

首領長嘆口氣，談判破裂，只好架起劍式。

雙手握劍，劍舉至臉，指向騎士。

而凱瑟琳則劍刃出鞘，膊頭向著敵人。左肩、右肩、劍柄、劍尖形成了一條水平線。綠肩飄逸之下，利劍的蹤影顯得份外迷離。

古怪的架式。

「請指教！單翼劍法的凱瑟琳！」

蒼銀之劍瞬發，一道劇烈的火花閃現於眼前。

凱瑟琳之劍直取首領，首領撥開刺劍，來的是一記上段斬反擊！只見凱瑟琳右碗一轉，劍輕輕一旋，錯開首領的反擊。

首領力氣更大，但似乎佔不了便宜。

凱瑟琳輕輕一挑，首領則轉攻為守，急忙擋架。

首領每擊力道雖大，但無法傷及騎士。

「劍技不錯。」

騎士連劍瞬發，首領眼見招架不住，只好連退三步。

「呼。」

力氣優勢在我，但每一擊都會被錯開。

那就只好以更大威力的斬擊，一下斬殺凱瑟琳了。

劍柄放到腰旁，劍尖朝後。

深呼吸，迴旋身體，以離心力加強殺招，由右上斬至左下！

單翼劍法以身體最少的面積接敵，如果由上斬向下側輕易被騎士避開。而橫斬威力略顯不夠，會被騎士以劍招架。

如果斜角攻擊，那又如何？

只見凱瑟琳縮下身體，避過斬刃，劍如流水，刺中首領的胸膛。

而劍未及要害，但首領收緊肌肉，凱瑟琳無法把劍拔出。

「你還算是人類嗎？」

「機會！」

首領一聲令下，旁邊的僕隸同時舉起武器直取騎士。

只見騎士輕易放手，揚起披肩。亂舞之中奪去一個僕隸的劍，蒼劍如同半翼鶴鷺一樣在焰色之下翩翩起舞。

一記迴旋斬斬殺數人。

人多卻敵不過這名女子。

「到底誰才是怪物啊？」

哨牙男舞著飛刀，以迅雷之速擲向凱瑟琳，皆被綠盾所擋。

那塊綠布看來能當盾牌使用。

首領忍痛拔出利劍，再次對峙著這個難纏的敵人。

數名手下已被斬殺，自己也無路可退。

騎士再次回歸基本架式，劍如單翼指向首領。

而哨牙男則蠢蠢欲動，找個時機再次投刀。

「下一招，取你性命。」

首領以劍指天，準備好防禦姿態。

「喝。」

白色閃電一迅而過，但做好準備的首領勉強擋了下來。閃電被擋下來的下一剎那化作流水，如蛇蚺急轉，轉眼已挑破首領的喉嚨。

哨牙男見狀，急忙拋出飛刀，但刀未落地，哨牙男已身首異處。

凱瑟琳的劍，挑破首領後立即向後拋。

「漂亮。」

魔女拍著手說。

「嗯，是六個人，沒錯？」

凱瑟琳沒有理會魔女，找回自己的劍收回劍鞘。

「對，是六個人。」

我回答說。

這個女人單騎斬殺了六名老練的冒險者。

這就是冒險者的頂點。

如今，我們三人終於可以鬆口氣。

斑也死了，赫娜也死了。

也許我們沒有冒險的才能。

冒險者死在地下城的話，我們不會將他的屍體帶走。以地下城為生，死後將自己的身體奉獻給地下城，這是冒險者的傳統，亦是祈求死去的同伴能夠在地下城中守護活著我們。

踏出地下城，回到久違的地面。

等待著我們的是一個黑髮女人，身型窈窕的一位女性。

她走了過來，臉容崩潰。

「為甚麼.....為甚麼你還要帶他去？」

一個巴掌打在安德魯的臉上。安德魯沒有避開，也沒有說話，只是默默的站在這裡。

「明明都已經失了一隻手.....」嗚聲開始禁不住，那個女人失去氣力，跪坐在安德魯的面前痛苦。

「抱歉，我們先失陪了。」凱瑟琳和魔女見狀，就不好意思留下。

安德魯望著我，說道：

「無名小姐，至於赫娜那邊，就拜托你了。」

我點了點頭，然後琳德不太放心，就說了句：「我也去。」

斑是個前保鏢，赫娜則是教會領養的孤兒，除此之外我對他們的事情一無所知。

那個女人，應該是斑那邊的人。

因此，她有怪責我們的資格，安德魯被打也只是剛好的事情。

斑的死與我們無關，最少不是被安德魯害死的。斑為了救我們，在一片混亂當中為我們斷後，被那群C級冒險者打死。

我們也是受害者，但僅僅因為自己生還的立場，或說是代價，就要被死者家屬所憎恨。

其實我也明白，一切都源自於我們的無能，如果我們更有實力，斑就不會死。

又或者如果，我那一刻鼓起勇氣，在看見巨鼠屍體那邊就強烈要求大家回去，那斑和赫娜是否就不會死呢？當然一切都是事後論，那一刻我想回去只是不想跟在資深冒險者後，比起安全的冒險想多一些戰鬥，拿更多的報酬。只是結果恰好相反，前進的處境更為危險罷了。

## 4. 這一天我被無力感打殘了

我和琳德來到這座城市中的大教會禮堂。

禮堂位於城鎮西部，從遠處就會看得到其巨大建築，甚至旁邊有著數棟大樓、鐘塔，似是小城堡一樣。何等奢華的模樣，簡直堪比領主宅邸。

一想到這裡，我就覺得自己擅自將自己和赫娜比較很愚蠢。

禮堂位於一個巨大的花園當中，而花園又有柵欄和護衛守護。

護衛通傳後，接待我和琳德的，是一名中年的修女。

她打量了我們一眼後，就自我介紹。

「我叫伊洗貝爾，是教會的一名修女。」

修女帶我們到會客室，帶有優香的木質高級傢俬，份外奢華的燈飾擺置，難以相信這裡是清廉教會的地方。

但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洗貝爾身後站著兩名護衛，身穿法袍又帶著利劍，看來伊洗貝爾是個相當高級的人物。

我們只是來帶個死信，但這個氛圍使人不安。

「兩位是冒險者嗎？是想信教？」

我搖了搖頭，就開門見山了。

「你們是否有位修女叫赫娜？她是我們團隊的成員，最近在地下城犧牲了。」

「啊.....真是可惜，明明赫娜是個很好的孩子。」

得知噩耗後，伊洗貝爾差點跪倒在上，然後放聲痛哭。慟哭使得琳德都有點不知所措，急忙上前接應。

但我有種說不出口的奇怪感覺，總感覺哪裡怪怪的。

伊洗貝爾身後的兩個護衛不為所動，甚至面無表情，只是機械式的站在這裡。

整理好情緒後，伊洗貝爾站了起來，抱著琳德的手說：

「你們也過得不簡單吧，坐下來和我說說你們的經過吧。」

那個暴躁矮子也敵不過眼淚攻勢，只好跟她交代所有，也伊洗貝爾聽到我們的苦難時，她總會表示難過，然後拍拍琳德的背。

琳德就這樣輕易被拉攏了，但我總人覺得事情有點不單純，難道是我叛逆期到了？

「想不到赫娜會當冒險者，明明她這麼膽小。」

「對，她總是畏首畏尾的。」我剛說完，才發現自己好像有點失意，於是立即閉嘴。幸好伊洗貝爾沒有理會，自顧自的繼續開口：

「那個孩子是個好孩子，明明怕血，怕大人，怕那些欺負人的孩子王，但每當其他孩子被欺負時，總會站出來。」

「我想問你一句，你不知道赫娜當冒險者嗎？」

「你不知道嗎？那個孩子和其他孩子一起，搬出了教會。當然，她還是屬於教會的修女。」

離開衣食無憂的教會，住在城內？還真有這種大小姐啊？身處天堂而不食人間煙火，說著天堂不好，走去體驗人間煉獄的大小姐，居然真的存在！

雖說死者為大，但我依然無法押止我的黑暗心情。

我這是妒忌，亦是源自於我不幸的遷怒。

我無法再待在這個空間，於是抓著琳德的衣袖，示意想要離開。

琳德嘆了口氣，就替我問了赫娜現在的住址，便向伊洗貝爾告辭。

「也幫我向其他孩子問好，對了如果你有任何困難的話，教會大門永遠為你們而開。」

那是無比真誠的眼神，讓人不自覺深陷其中的眼睛。

「那怕你不信教也好，如果你有任何的困難，我都會傾力幫你的。」

「謝謝。」

我只是簡單的向她回話，便和琳德一起離開。

或許教會能為我贖身。我產生了一絲的念頭，如同在地獄中看到的救濟之光。

我無法輕易下判斷，我現在應該要做的，是將死信傳給和赫娜一起居住的孩子。

「沒事吧？你臉色不太好。」

「謝謝你，我沒事的。」

「真的？」

琳德望著我，她那精緻而沒有表情的臉蛋像娃娃一樣似的。

琳德只知道我是奴隸，但她不知道我居無定所，每個月交不出十枚銀幣，項頸就會爆炸。

我無意與她深交，我們也只是同個隊伍的成員。

她永遠無法理解我，正如我無法與她身處同一片天空之下。

能夠學習魔法，想必家底一定不差，最少不會是賤民。我和她有著身份階層的差距，這不是說她會歧視我這種賤民，而是普通人永遠無法理解賤民之苦。

我和她的環境有著天淵之別，僅僅只能站在地底之下並肩作戰，永遠無法互相理解。

所以，請你不要用這種眼神看著我。

琳德沒有再深究下去，路上一直保持沉默。

穿過數條大街小巷，來到了郊外的一座殘破小屋。

踏在日久失修的爛木階級，扣了門，出來迎接的是一名少女。

「赫娜姐姐？」

綁著麻花辮的少女望見我們一臉疑惑。

在她背後的有兩位看似七八歲左右的女孩，正在害怕的躲在麻花辮少女身後。

「我是琳德，這位是無名小姐。我們是赫娜小姐的冒險者隊友。」

「誒？赫娜姐姐呢？」

琳德淡然的輕聲開口說——

「赫娜已經死了。」

過於直接了，琳德。琳德是這樣的一個女子，說話永不轉彎抹角，不管他人感受的暴走火車頭。

「啊？死……死了？」

「對於赫娜的事，我們深感遺憾。赫娜小姐是個很厲害的人，是我憧憬的對像。」

我試圖用好一點的語言來修飾這一件事，儘管我實際上討厭赫娜。

「你們倆，先去睡吧。」麻花辮少女趕走兩名女孩後，邀請我們進屋。

和外表不符，屋子雖小但內部打理得整整有條。

如果不是聽伊洗貝爾說過，也實在難以相信這裡是幾個修女共住的空間。

「你是希斯吧，我有聽伊洗貝爾聽說過你們的事。」

一聽到伊洗貝爾的名字，希斯的眼睛瞪大起來，望著我。

「你.....是伊洗貝爾派來的？」

「也不算。只是我們剛才才有見過伊洗貝爾，是她介紹我們過來。」

「這樣啊。」

希斯鬆了口氣，泡了杯茶招待我們。

「赫娜姐姐她是個很厲害的人，對嗎？」

我捂住琳德的口，想要阻止琳德那直話直說的臭嘴時，琳德徐然把我的手按下——

「對，赫娜犧牲自己救了我們。」

那是淡然憂鬱的神情，琳德平靜的說道。

琳德不喜歡說場面話，和我不同，她真心感謝赫娜的奉獻。

而我，只是覺得赫娜的死因在於不幸，琳德當時混亂中握錯人的手，於是乎得救的人由赫娜變成了我。

我沒有愧對赫娜，因為她只是死於不幸。

我沒有錯。

那是不幸。

「我就知道，赫娜姐姐就是個這樣的人。」

然後，她就淚流不止。我拍了拍她的膊頭，稍作安慰。

「赫娜姐姐.....」

「請節哀順變。」

「赫娜姐姐死了，那我們該怎麼辦？」那兩個女孩從房門後走了過來，眼末一片紅腫。

我拿出了錢。

雖然掘到的蛇鱗在混戰當中早已不知跌在哪裡，但離開地下城時，我偷拿了一點那群男冒險者的錢袋。50枚銀幣再分5份的話每份10枚銀幣，這亦是我能夠分給希斯她們的一點小錢。

「謝謝，但不是這個問題。」

希斯收下了錢，但依然臉有難色。

「發生甚麼事了？」琳德追問。

「一直以來，赫娜姐姐都很照顧我們，她替我們接下了教會的所有工作.....」

「教會的工作，是治療？」

希斯搖頭。

教會的工作？

「就是每晚和不同的男人上床，幫教會賺錢。」

「怎麼這樣？」

教會收養那麼多的孤兒，為的是賣春賺錢？

然後，希斯說了些令人作嘔的事情。甚麼第一天晚上要給教會幹部驗貨，被教著下流的動作，下流的話語，白天穿修女袍，晚上則妓女裝。

我望向希斯，再望向那兩個七八歲左右的孩子。

各種重口味的玩法都試過，捏著頸的窒息玩法，牽著狗鏈在街道遛，在派對中脫光衣服被當成愛玩動物.....

已經不想再聽下去了。

簡直毫無人權可言。

比我這個奴隸更慘。

「我們無法選擇，無法違抗教會。可是赫娜姐姐替我說話，她獨自一人接下我們所有的工作，以此作為代價，我們三人才可以不用接客。赫娜姐姐帶了我們出來，但她每晚應該都要回去教會工作。赫娜姐姐之所以當冒險者，該是想找找看世界上有沒其他的工作，春銷以外的工作。但如今赫娜姐姐不在了，那伊洗貝爾應該要我們三個回去教會工作吧.....現在明明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明明赫娜姐姐都不在了，我居然在想著自己.....」

難怪方才聽到伊洗貝爾的名字，希斯臉色就變得慘白起來。

教會那份奢華，牆上每一份黃金裝擺，都是由少女的血淚建構而成。

赫娜的事也許只是冰山一角，教會的黑暗看來遠超我們的想像。

希斯抱著雙膊顫抖，而我無法找到能夠安撫她情緒的詞句，只能默默的坐著。

「明明赫娜姐姐也很討厭工作.....明明赫娜姐姐很膽小.....」

這就是赫娜的身世。

這才是真正的地獄。

我一句不想賣身就反抗了奴隸商人，被趕出來去當冒險者。

而赫娜雖然被收養了，卻沒有自由選擇，只能出賣自己的身體而活。她唯一的反抗僅僅是為了她的妹妹們，代替了妹妹們接更多的客人。

比起我這種自以為可憐而看不起其他人的患者，她才是真正的在無藥可救的地獄之中掙扎之人，甚至犧牲自己成就他人。

「不要！那些叔叔很可怕！」

孩子們抱著希斯，而希斯則回以個擁抱。

「沒關係的，我會代替赫娜姐姐，你們安心好了。」

我想說出某一些話，卻被琳德攔著。

「這件事與你無關。一時的同情，半桶水的覺悟無法拯救到任何人，你也沒有餘力吧。」

琳德說著。

正確的言論。

這一天我被無力感打殘了。

然後，我想起了伊洗貝爾的說話。

——那怕你不信教也好，如果你有任何的困難，我都會傾力幫你的。

那是甚麼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提供經濟援助，還是給我工作的機會？

伊洗貝爾在知道我會接觸到希斯的情況下，說了這句說話。可能是我多心，但總有種不寒而慄之感。

但如果，她真正的意思是，我們害死了赫娜這搖錢樹，那麼是不是該來教會工作補償呢？

可能我想太多了。

我望向琳德。

那是真正的普通人，絕不能讓她墮入我們的地獄當中。

## 5. 是陌生的天花板

是陌生的天花板。

我一直想說說看這樣台詞，現在總算達成了這個心願。

我在床上坐了起來，打量著這個房間。陰暗無窗的淺色木造家俬，洋溢著挪威森林的風味。

我這是被綁架了。

被誰？是教會？被伊洗貝爾？因為我害死了赫娜？

正當我這樣思忖時，彷彿觸動了某種東西的神經，氣氛變得有點特異，一道難以形容的氣場從緊閉的門外傳了過來。

身上沒有武器，不過就算有武器大概也沒用。

我深深地吸口氣，靜待著門外之人。

門被打開了，出乎意料地，那不是人。

是個以石頭堆砌而成的人偶？我有聽過這種生物，這是哥雷姆，以魔力驅動的人工生命。

他緩緩的走了過來，向我遞了杯水。

「呃，謝謝。」

然後，他又徐徐的走了出去。我連忙站了起來，跟住哥雷姆走出門外。

只見門外是一個幽暗的客廳，有數個哥雷姆在清潔。

似乎不是綁架的意思？這裡只是個普通的屋子。

漸漸地，屋內變得光亮起來。並不是燈亮起了，而是屋子內部變得明亮，如同地下城一樣，沒有光源卻驅散了黑暗。

「你醒來了？」

一個不修邊幅的女人走了出來，坐在一旁的沙發上，一個哥雷姆又為她遞上了一杯水。

「你是誰？」

「真假？居然不認得我？我還以為自己長相有點出眾呢？」

眼前的女人看來二十尾三十頭，凌亂黑色長髮。說長相出眾的話，大概好好打扮一下都算得上是個漂亮的人，只是那破爛的衣衫就真的稱得上出眾了。

「哦，你是和我一樣，露宿街頭的珍杜！」

「完全不對。珍杜究竟是誰啦？」

女人嘆了口氣，然後一個哥雷姆為她遞上了帽子。

黑色的尖長帽子，一般我們稱之為魔女帽。

「是你，昨天對我們見死不救的魔女！」

「屁啦！凱瑟琳不就救了你們嗎？我有沒有出手也沒關係吧！」

昨天我們被資深的冒險者團隊襲擊，然後被一位B級的冒險者，被用劍的凱瑟琳所救，而這個魔女就一直跟在凱瑟琳身後，似乎是凱瑟琳本來的顧主。

昨天看來神秘莫測的魔女，今天居然是這副死樣，衣衫襤褸，猶如露宿者一樣。

「那你為甚麼要綁架我？」

「綁架？」

「對！綁架！」

魔女疑惑的望著我，皺起眉頭。

「你搞錯了吧，我看你不知被誰襲擊，昏倒在街上，才把你撿回來！畢竟昨天在地下城發生了種種事情，我想你這樣昏倒在街上並不安全。」

這個女人在說甚麼？

我在街上被人襲擊？昏倒了？我可沒有這樣的記憶，身上也沒有傷痕。

「小姐，我是在睡覺哦，不是被人打暈哦！」

「咦？睡覺？在街上？在那條髒死人的後巷？」

魔女大吃一驚的樣很欠打。

「對喔～在那條髒死人的後巷上睡覺喔！」

「露宿者？」

「對！露宿者！雖然你衣服看起來比我更像是露宿者！」

魔女望了望自己的衣服，輕輕的笑了聲。

「怎麼了？沒見過窮人嗎？」

「一看我這身衣服就知道我也是窮人吧！」

魔女竊笑。

「這真的不好笑。」

「抱歉。」

魔女撓著頭，不好意思的說。

「對了，我還沒自我介紹呢。我叫菲，是魔法大學的教授。」

「我叫無名。」

「無名？」

「對，我的名字叫無名。」

「真的假的？」

「真的，我就叫無名，兩隻字。」

失禮的菲抱著肚子，在地上一邊滾一邊大聲嘲笑。

我就叫無名，怎麼了？

我才沒有很喜歡這個名字喔！我可沒有覺得叫無名很帥哦！

「抱歉呢。」

菲爬回上沙發，抹乾淚水說。

「怎會改這個名字的？」

「我是奴隸，被父母賣作奴隸，現在每個月要還10個銀幣給奴隸主，否則就會死。」

菲臉色一沉，然後說：「這樣啊，所以才要當冒險者，甚至要當露宿者睡在街頭。」

「當然沒你過得那麼爽吧，大學教授。」

「真的耶。」菲淡淡的說。

「大學教授怎麼會在這種地方，我有聽聞過魔法大學，那是身在王都的魔法最高學府吧。」

「當然是來做研究啊。」

「菲教授。」

「怎麼了，突然這麼正式？」

「你缺助手嗎？」

菲神色一凝，明白我的打算。

我明白菲是個好人，儘管是個誤會，但她會撿我走純粹是出於善意。如果她能為我贖身的話，那最好不過，就算不能贖身，穩定的助手工作總好比危險的冒險者工作安全得多。

菲搖一搖頭。

「大學的研究經費不可能用來買奴隸，說到底買賣奴隸在知識份子眼中並不是個風氣，實際另說，最少不可能動用經費買奴隸。」

「那工作呢？」

「沒有僱人的預算。」菲指了指一旁工作的哥雷姆們，似乎她所有工作都能透過魔法與哥雷姆自動化，並不需要僱用人類。

這樣啊，也罷。

「不過你倒是可以住在這裡，露宿街頭也不太好。」

對我來說也幫大忙了。

但我並未滿足於此。

「那你可以教我魔法嗎？」

菲聽到我番說話，臉色一呆。

「你是冒險者吧，該學的魔法不應該從我這裡學。」

「甚麼意思？」

「我是魔法師，並不是法師。」

「魔法師？法師？」

「冒險者當的應是法師，我記得你們隊伍中有個法師吧。所謂的法師主要是以魔法戰鬥的職業，講求魔法的施放速度與威力，基本上只會學習用於戰鬥的魔法。這個城鎮」

我記得琳德雖然每天只能施放一發火球術，但那火球威力驚人，能直接打死巨鼠。

「魔法師講求魔法的應用，或者魔力研究的層面。我所研究的是魔導學，也就是魔力的傳導。」

「你專門過來研究，是因為地下城？」

「沒錯，我在研究地下城魔導的狀況。我本身並非專精戰鬥的魔法師，所以我才從商會僱用了凱瑟琳當護衛。」

也就是說，我從魔女身上學不到對冒險有用的東西。

儘管如此，有多一門技術也並非壞事。

「不要緊，請照教我魔法！」

「報酬呢？」

「師傅！」

「對我有甚麼好處？」

這是自然，身無分文的我沒有支付報酬的代價。我僅能做的，就是抓緊菲的惻隱之心，哀求她教我魔法。

「僱用B級冒險者很貴吧。」

「當然了，但也是大學經費。」

「代價是可以無償僱用我們團隊！」

當然無償僱用，想也知道不可能說服安德魯和琳德，但先開個空頭支票方便以後說話。

「你甚麼等級？」

「E。」

菲嘖一笑聲了出來。

「E不就是最弱嗎？難怪被打成那個慘樣。」

「今天是E，將來是A。」

「哈。很好笑。」

「或者，你可以叫我去地下城幫你辦事。我不知道你想調查甚麼，但我幫你代勞。就算有B級冒險者護衛，到地下城也不一定安全，但如果你找我代勞，你大可以安坐在家中，那就100%安全，更不用支付高昂的護衛費用。」

「嗯，這個倒可以考慮。」

「但我不懂魔法，如果由你親由教我魔法，親自教我怎樣去做的話，那調查一定更事半功倍！」

「真是詭辯家。但你有資質嗎？」

「有！」

菲站了起來，認真的望著我。

「你能感受到魔力嗎？」

「我不知道。」

面對那認真的眼神，我只好如實在答。

我不知道魔力為何物，實際上我的人生一直與魔法無緣，我完全沒有魔法的知識，窮人不可能會魔法，我唯一見過的魔法就是琳德的火球術，還有赫娜的聖光。

菲再咄了下手指，再次問道：「你感受到魔力嗎？」

說感受到魔力，也沒有這種感覺。我只覺得氣氛有點特別，但純粹只是氣氛層面，我也無法咬定說這就是魔力的感覺，我只好搖頭。

菲給我遞了把刀。

「感受不到魔力就要去死？」

「對，那你快點去死。」

我驚訝的望著她，她則報以個無奈的眼神，開口道：「在手指上割個傷口，再次感受。」

輕輕一割，血豆由手指的尖端浮現。那一刻，我理解了一切。

那宛如浮雲一樣的夜霧充斥著這片空間當中，我頓時理解到這就是魔力。我手指看得到，從菲的手指中散發著魔力，漸漸四散於空氣當中。

更甚的是，我看得見哥雷姆的魔力流動，魔力源自於體內的核心，似是機械人的電池一樣。

我開始看懂了萬物的結構，發覺本身五感是何等的無用。眼睛、耳朵、鼻子又有何用，我能透過指尖的傷口掌握這個世界。

「夠了。」

菲用布包著我的傷口，我的意識回到了現實。

「此乃魔力之傳導，則為魔導本質。而你看得見甚麼？」

我如實說出我的感受，而菲則回答了個驚人的事實。

「你有著魔導學才能，就算是大學當中也鮮有人有像你這此等天賦。」

「也是說，你願意收我為徒？」

「我本來就有這個打算。但你要切記，你感受魔力的天賦異於常人，對魔力的觸感遠超一般人的水準。」

「我就是萬中無一的天才。」

「沒錯，但你在地下城冒險的時候，盡可能不要受傷。傷口能大幅增強對魔力的感應，對於你這種等級的天賦，在地下城這種魔力濃厚的環境下，可是會陷入瘋狂的。就算受了輕傷，切緊記要盡快包紮好，亦要刻意避免感受魔力。」

「唔.....也就是對地下城冒險沒有特別的幫助。」

「說到底，你這個也只是感應魔力的才能。」

「那你會教我魔法吧。」

「魔法則是對魔力的運用，先講究自身魔力量，再說魔力的放出，然後到魔力的放出，嗯，有一大堆東西要說。」

「請賜教。」

「要長篇大論的。」

「洗耳恭聽！」

「但我累了。」

菲打了個哈欠，將魔女帽交給哥雷姆。

「我去睡了，有事明天再跟我說。哥雷姆認得你的，以後你可以自出自入。」

我行我素的魔女就這樣回去睡覺，可是你不是才剛醒過來嗎？

我嘆了口氣，不過也差不多要去見安德魯和琳德，商量未來的安排。

最少，現在也確立了住的地方，也拜了個不太可靠的師傅。

## 6. 我就只是個撿破爛的搬運工人

穿過小巷爬上樓梯，再往前多走兩步來到了酒館。

一如以往的熱鬧酒館，大得可以同時容納數百人。

畢竟這裡並非單純的酒館，這裡同時亦是冒險者的聚腳地。接受委托、交換情報都離不開酒杯。

越過叫囂的人群，來到角落的一張長桌，桌面上空空如也，是一群只坐不吃的混蛋。

「太遲了。」

面對琳德的責罵，我只好不好意思的點頭道歉，然後坐在她的旁邊。坐在對面的是安德魯，少了一隻手臂的安德魯眼袋掛上個大大的黑眼圈，顯得格外憂愁。

如今，五個人的隊伍只餘下三人了。繼續冒險還是放棄，總要有個交代。

我自然是支持繼續冒險的，雖然冒險往往伴隨著危險，而身邊亦已經死了兩個同伴。原因很簡單，一字記之曰，窮。

如果他們放棄，我也會加入其他隊伍。就算沒有隊伍願意收留我，我也會獨自潛入地下城。

「我不打算放棄冒險。」

安德魯如是說。

慘敗然後失去了左臂的他，似乎亦不打算放棄。

「我也是。」

琳德望著我說，似乎期待著我的回答。

我鬆了口氣，附和他們。

「那就好了。我還以為你們怕了。」安德魯別過視線的說。

「怕啊，但那不成放棄的理由。」琳德一臉淡然。

我不知道琳德是個怎樣的人，不知她為何要踏上冒險的道路。

「前衛只餘下我一個也不太夠，所以我請了老闆介紹給我們。」

嚇死我了，差點以為他要推我當前衛。但這個手無搏雞之力的小女生可以沒氣力拿劍上前打哦，我姑且也拜了個魔法師傅，也算是個魔女的徒弟，雖然我還不會魔法。

嗯，沒錯，我就只是個撿破爛的搬運工人。可不要奢望太多。

然後，一個渾身肌肉的赤膊男人咧笑的走了過來，坐在安德魯的身邊，拍著他的膊頭。

如果我不認識他的話，肯定會以為他就是新的前衛。這個肌肉男是酒館的老闆，聽聞本來也是個冒險者，直到膝蓋中了一箭。

「安德魯，你可真不容易啊！」

這個肌肉男也有做介紹的工作，我們這樣的新手團隊，也是由肌肉男介紹而成。

安德魯只能苦笑回應，而肌肉男就向他問了個嚴肅的問題。

「你們來酒館都不吃點東西嗎？」

安德魯嚇得站了起來，找附近的一位酒館女郎下單。

「哎唷，說笑的，收了你那麼多的錢，吃不吃東西也沒所謂啦。」

老闆向那位小姐揮手，示意沒她的事，可以離開繼續工作。

「人呢？」

安德魯認真的向老闆問道。老闆則搔著頭，臉有難色的。

「你該不會說我付的錢不夠吧？」

「倒不是這個意思。我反而想跟你說，僧侶和法師真的很稀有，不要再害死這些珍貴的人才了。不是錢的問題，我覺得人才流失也是件可惜的事.....奴隸的話倒沒所謂。」

老闆望住我笑，果然我不喜歡這個人。

「不，我不會再讓任何人死。」

「那怕是奴隸？」

「嗯，我不會害死無名小姐的。」

謝謝你。

「那就介紹多個奴隸給你吧。」

「甚麼？」

一直沉默的琳德開口問道，這樣會令我很受傷的哦，琳德小姐。

肌肉男老闆揮了揮手，然後一個身高約兩米高的男人.....男人？

在他身旁，老闆的身材立刻變得瘦小起來，那才是真正的肌肉人。

不，那並不是人類。

一身黃色的皮毛，臉上帶著一條粗長的刀疤。頭上留著的不是頭髮，而是鬃毛——那如同獅子一般的臉孔，身體則如同人類一樣站立起來。

「是斯芬克斯？」

安德魯說道。

「才不是。斯芬克斯是傳說中獅身人面的魔物，他是獅人族吧。」

琳德沒好氣的回答。

我留意到他頸上有著鐵製的項圈，這隻獅子和我一樣是奴隸。

「你叫甚麼名字？」

琳德沒有害怕眼前的獅子，站起來問。琳德小姐，說好的奴隸不需要名字呢？你這樣雙重標準我會很傷心哦。

「桑。」

獅子低吼著的聲音已經足以刺破我的膽子，琳德你好堅強！

桑打量著我們，然後開口道：「我聽說這隊伍有法師再過來的，法師的確不錯，但其他隊友都是廢物。」

「不，現在是你加入我們，應該是你要先證明自己有能力！」

安德魯站了起來，但被桑怒視一番後變得有點膽怯。

「沒左手的家伙有甚麼用？然後另一個瘦弱成這個樣子，當斥候嗎？」

「不，我是提行李的。」

我自豪的回答。

「甚麼？專門僱個人提行李，是哪家的少爺啊？」

桑對我的存在感到驚訝。

難道你很強嗎？所有人都想開口問道，但這個問題根本沒有意思。

這個獅子男很強。

不是我們嫌棄奴隸的問題，是這個奴隸嫌棄我們啊老闆！

「桑是C級的哦，超強的。」老闆加口說道。

我E級的！但我不敢開口。

不過認真說，昨天把我們打出PTSD的也是C等級，一招便斷了安德魯的左臂。C級對我們實在太遙遠了。

「女人，離開他們和我組隊吧！」

哪來的霸道總裁？請不要拐走我們家的矮子法師！

「我拒絕。」

「甚麼？」

沒錯！我最喜歡看到的一件事，就是有人對自以為很行的混蛋說不！

「女人，你在玩火！」

「沒錯，我玩的是火球術！」

救命！這是冷笑話嗎？我要笑嗎？

「哼，有趣的女人。」

真是夠了，我還以為自己轉生去了夢女的霸道總裁小說當中。在這市井之街的鬧市酒館說著這些不合情調的話語，我也替他們感到尷尬。

或許是看不過眼，老闆清一清嗓子。

「有法師的隊伍很稀有的，桑。琳德可是學院首席畢業的法師，將來一定不會止步於E級。」

「對，我們今天打算挑戰升級。」

安德魯先生，你總是那麼的喜歡驚喜，我倒是第一次聽升級這回事。

「哼。」

獅子頭坐了下來。

「反正有你帶著他們，也可以接受C等級的委托，就算多兩個人也沒差吧。」

「你究竟收了那個少爺多少錢？」

「難道說你沒信心多帶兩個人嗎？」

面對老闆的激將法，獅男沒有動怒。

「地下城探險是以死相搏的冒險，就算是我也沒可能在任何時刻都保護得到他們。」

「你做不到？」

「沒有任何人做得到，那怕A級冒險者也不可能每次都保護得到累贅。」

A級冒險者，聽聞是超越人類之所在。進入A級的境界就已經踏入了英雄領域，放眼全世界A級冒險者也只有十來個。

也就是說我們弱得連登峰造極的冒險者，也無法伸手拯救得到。

「前衛要多少有多少。那怕你是C級，實力有多強，如果你無意加入，我們也不會強求。」

琳德不愠不惱，擺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唔。」

面對琳德的態度，桑開始軟化下來。

「說到底，你作為C級，有此等的氣魄，找個好隊伍也該不是難事。為何要委屈自己，和E級的我組隊？」

「因為法師很稀有，而且在戰術價值很高，能做到戰士無法做到的事情。」

「法師固然稀有，但你也過於執著身為E級的我。還是說，你無法加入其他C級或D級的隊伍？」

「哈哈，不愧是琳德。」老闆哈哈大笑，然後開口道：

「因為被歧視吧，本身已經是亞人種，還是一個奴隸。人們無法信任亞人，況且是獅人族，甚至有傳聞殺了隊友，搶走他們的錢財。」

「你介紹這種人給我？」安德魯站起來問。

「你隊伍都有奴隸了，還介意這個？而且你最需要的是戰鬥力吧，桑可是貨真價實的一流戰士，單論C級也沒幾個比他強。」

「但如果會殺害隊友的話，多強也沒用。」

「那只是傳聞，都是看見桑的樣子感到害怕的混蛋所胡扯出來的屁話。」

「真的？」

「誰知道呢。」

老闆笑言道。

「琳德，你反對他加入嗎？」

「我沒意見，只要他能做到前衛的本份，我就沒有意見。」

「那無名小姐呢？」

我嗎？

我相人能力可謂災難，交由我決定也得不出好的答案。

昨天我們與C級冒險者之間的戰鬥，如果桑在這裡的話，安德魯便不會斷臂，赫娜和斑也不會死。

可是如果桑和那群老練冒險者一樣，是壞人呢？我無法不去假想這種事情的發生。

我思索了一會，然後回答。

「我覺得可以讓桑加入。」

「理由呢？」

「因為我相信老闆。」

並非是出自於老闆的信任，而是老闆應該沒理由加害我們。

老闆說過法師很稀有，因此該不會做出危害琳德的事情。況且我猜想安德魯給了老闆很多錢，老闆該不會弄壞這個生財的母雞。

「太令人感動了！無名小姐！」老闆裝出一臉哭哭的樣子。

安德魯也沒意見，問題是桑。

桑嘆了口氣，也只好答應暫時加入我們隊伍。

## 7. 地下城是我等冒險者們的憧憬

有人說過，地下城本質是人智無法理解的魔境。地下城本身能夠顛覆一切的物理的法則，在地上的常識都不再管用。

地下城是我等冒險者們的憧憬，亦是希望的稻草。

話雖如此，在我雙目所見的範圍之內，這種種一切和地面也沒有太大分別。

和地洞半融合的古城，這就是地下城的第一階層——

奈落的古城。

這片空間並不算窄，但又談不上寬闊。側旁時而為石壁，時而為石磚。

微風吹過，地下城獨有的臭味飄來，教人覺得噁心。

桑一手就把我背上的行裝搶走，單手的背在肩了。我正想拿回時，卻被桑阻止。

「提行李是我的工作。」

「以你這樣瘦弱的身軀，提行李也不是件易事。」

「這是我的存在意義。」

「行裝並不需要專人拿著。你要是有心話，該去鍛練其他的技能，看你體能不像可以當前衛，魔法又不回的話，你該練的是斥候的能力。」

斥候，那是隊伍中負責索敵，解鎖的工作。

並非必需，卻又無比重要的存在。

「我在想，你們之前經歷過的事，是新人狩獵吧。」

桑突然換了個話題。

「新人狩獵？那是甚麼？」

「一些高等級的冒險者潛伏在地下城當中，並非旨在狩獵魔物，他們的目標都是新人的冒險者。」

「新人也沒幾個錢吧？」

「女的固然有市場，男人也可以做奴隸或者做魔法實驗。」

「這也太過份了。」

他們究竟把人當成甚麼？我們能夠從他們手中脫險，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聽你們的描述，那天到的是古城內部吧。古城內部錯綜複雜，就算是老手也會迷路，而且到第二層的路線會比較遠，再加上第一層魔物普遍較弱，沒好報酬，老手進入到古城後，都會利用地下城的特性，出去後立即回來。」

這個特性我知道，就是地下城的隨機性。每次進入地下城都會去到不同位置，如果見到不適合的地點，就可以立刻離開，刷新登錄地點。

也就是刷首刷。

「也就是說，古城內出現的冒險者大多是新手。話雖如此，他們懂得埋伏在那裡，該是用了甚麼手法，使得其他人第一次進入的時候必定進入到古城當中，老手看到就會離開，新人就繼續冒險。要不是你們好運，被凱瑟琳所救的話，你們的下場不堪設想。」

「能夠有這種手法？」

「有吧，魔法。」

魔法。

指的當然不限於琳德般的火球術，更甚是一種更深層次的詭秘。

「琳德你能做得到嗎？」

琳德搖了頭。

「我只是法師，並不會複雜的魔法。」

那是魔法師的領域，掌握魔導之人。

我想起了菲，那怠惰的魔女。

「但他們隊伍不像是法法師或魔法師。」

「嗯，所以我想說的是，他們會有同伙。」

桑拋下的這句說話，使得一直沉默的安德魯回頭。

「此話當真？」

「只是我憶測罷了。」

安德魯神色凝重，然後問我和琳德：「你們不怕嗎？」

「怕。」

琳德只用簡而有力的一字回答。

「說我不伯則是騙人的。」

「那，你們有為赫娜和斑的死感到傷心嗎？」

「為甚麼會這樣問？」

琳德停了下來，回答說。

「你們兩個的樣子，和平常一樣。明明身邊的同伴都死了，你們卻似是沒有感到悲傷。」

琳德抓著安德魯的衣領，說：「哭有用嗎？」

安德魯別過了臉沒有作答，琳德步步進逼：「那究竟是誰不想放棄，還擅自的找了新的隊員？」

「不想放棄和傷心是兩回事。」

「看你這副窩囊的樣子，你真的繼續的覺悟嗎？」

「這太奇怪了吧！」

說真的，我也覺得很奇怪，明明先前才看得見同伴慘死，現在卻自然的踏進地下城中。

或許我和琳德的腦子，也少了根螺絲。

「奇怪的是你，要是真的那麼傷心的話，當中就不要對赫娜見死不救。」

琳德說出來了。

「遇到危險你第一個逃跑我無話可說，然後明明隔著門扉，和赫娜只有一步之隔，你非但見死不救，甚至攔著我，不讓我去救她。」

「因為打不過啊！你都看不見我左手都被砍斷了？」

桑嘆了口氣，細聲的說了句：「所以我就不想加入新手隊伍，看來這個隊伍也到此為止。」

他們的罵戰沒有停下來的跡象，我和桑只好強行分開他們兩人。

「別攔著我，無名！那廢物不但沒實力，連內心都如斯脆弱！」

「沒用的是你！魔法只有一發的話有甚麼意義？」

別罵了別罵了！完全沒才能的我豈不是更沒用？

「夠了吧。」

獅子怒吼的聲響徹山洞，終於使得他們兩人閉嘴。

「呃，那個，今天的任務是D級升級任務，只要我們殺死到三種不同的D級魔物就能過關……」

我試著強行斷開話題。

「那我該出手嗎？還是說你們先試試身手？」

桑問道。

桑很強，就算只有他一人，連殺三種D級魔物也不算難事，畢竟他是C級的冒險者。只求合格的話，我們大可以當個free rider讓他打，但這樣和作弊沒分別。說到底這不就是漏洞嗎？

「不，還是一起打吧。」

安德魯收起了傲氣，向現實低頭。作弊就作弊，沒必要跟自己過不去。

「這樣。安德魯你可以出手……無名也可以，但琳德你就先不要出手。」

「甚麼？」琳德驚訝的問。

「魔法是逆轉勝負的一張底牌，可不能對雜魚魔物使用。只有前衛無法解決的難題，法師才該出手，這才是法師的價值所在。」

「有你無法解決的難題嗎？」

「在第一層的話，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也太強了。但「幾乎」二字究竟是證明他的謙虛，還是真的有魔物打不過呢？

抑或是——

「你打得過其他的冒險者嗎？」

「只限戰士的話，C級的話大多都打得過，B級要看對手。」

不知桑的話中有幾分真假，看來他對自己的實力也抱有相當自信。最少在他自己的認知當中，他至少有C級上位的實力。

「凱瑟琳呢？」安德魯問題。

桑笑了。

「當然打不過。單翼的凱瑟琳不單是B級的，亦是對人戰的專家。」

桑從後背拔出了大劍，與其說是大劍，不如說是單純的鐵塊。漆黑的刀刃沒有給人鋒利的感覺，反之其厚重的質量能夠使人窒息。

「雖然說對人作戰我也有點自信，但我終究是對魔物那邊的。」

桑雙腳一躍，舉劍直劈黑影，黑影急忙避開，但也失去了一隻腳。

那是一隻約1.5米左右長的蜘蛛，是D級魔物。在桑出手前我們完全沒有察覺，這就是實力的差距。蜘蛛嘶叫一聲，然後嘴前閃現出一道白色的魔法陣，然後飛過的白光被桑輕易避過，再來又是一劈。

簡單一擊蜘蛛便身首分離。

那是蛛網術，是魔法的一種，能夠變出蜘蛛絲困著敵人。

為甚麼我知道得那麼清楚，是因為剛才那發蛛網術打中了我！

雖然幾乎沒有傷害，只有一下的衝擊以及撞牆的痛感。

怪噁心的蜘蛛網，黏糊糊的。

「就算是非戰鬥人員也要時刻注意狀況。」

這個時候桑才放下帶上的行裝，上來為我解網。

「用火球燒不是更省時？」從那暴躁矮子的口中聽起來實在不像玩笑。

我握著琳德那扶起我的手，站了起來，拍走身上殘留的蜘蛛網。

「抱歉呢。」

桑並沒有介意，他和安德魯繼續作為前衛走在前面。這樣就先解決了一種D級魔物，只要有桑在，升級任務並不困難。

然後，我們來到一個崖邊。和對岸只隔了個十米，看起來很近，但這是無法跳過去的地形。幸運的是兩岸被一條倒下的石柱所連接，只要小心翼翼的在石柱上走，就能走過去。

我向下一望，只見一層白霧所擋。跌下去必死無疑。

石柱不確定是否安全，於是安德魯和桑先走了過去。前衛們都安然無恙，那我和琳德握著手，踏在石柱之上。

那是——

我嗅到不太秒的氛圍，那是種難以形容的不祥之感。赤寒使我顫抖，出於反射我拉住了琳德。

「怎麼了？」

我搖頭。

數枚黑影掠過，插在石柱之上的是數枚黑刃。刃上那是符文？

然後就爆炸了。

石柱斷成兩半，跌入白霧之中。

我舉頭一望，原來這裡存在著上層空間，一個黑衣人望著我們。所幸兩層差距約十來米，並非能夠跳下來的距離。

不妙。

我倆和前衛們分開了，桑和安德魯站在對岸，無法回來。

「等我們，我們找方法那馬上回來。」安德魯叫道。

「不！快跑！」桑叫道。

我握著琳德的手心，拼命的跑。

不可能停在這裡等桑找到方法回來。這是意外的話沒差，但明顯黑人要陷我們於不利。既然他出手了，自然有方法置我們於死地，不可能留在這裡等死。

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他們似乎並非單純埋伏在這裡的壞蛋冒險者。

甚至乎我有種感覺，他們要一早計劃好，針對我和琳德所安排的襲擊。

一道黑光破開靜謐的空氣，為琳德的手腕添上一道血痕。

被追上了。

我環顧四周，這裡除了我和琳德就再沒有其他人。

下一次的攻擊，又會從哪而來？

又一把黑刀直飛過來，刺中琳德的大腿。

再來又是一把黑刀，割傷了琳德的手臂，矗直的插在地面。

那把黑色匕首，並沒有像方才石柱那邊的黑刀一樣刻劃了魔法陣，大概不會爆炸。

說實在，黑衣人在放水。

潛伏在黑暗之中，每一擊都能精準的命中琳德，彷彿在告訴我們，他隨時能取我們性命。

但他沒有這樣做，我不知道他只是單純享受狩獵的樂趣還是只打算活捉我們。但無論如何，我們沒有戰勝他的手段。

他每一擊都只打琳德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構不成威脅。

事實上我們唯一擁有的手段是琳德的火球術，只有一發的火球術。但我們根本不知道黑衣人的位置，即便火球的威力再高，連敵人都探知不了根本沒有意義。

我拿起了漆黑的匕首，如鏡般映出我的臉孔。

我望向琳德，琳德忍著劇痛，滿頭大汗。

我無法打倒黑衣人。

我伸出我的右手，閉上眼睛。

——你該練的是斥候的能力。

我沒有斥候的才能，我的眼睛無法捕捉得到刺客的身影。

又一柄黑刀刺中琳德的腳裸。

——你有著魔導學才能。

我唯一可以做的，是靠著從魔女那學到的半點皮毛魔導知識。

去感受。

不要依賴五感。

我以手指作為媒介，感受魔導。

萬物都有魔力，那我就靠魔導感知刺客的所在。

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指尖上，漸漸地看不見聽不清東西。

魔力如流水般蠕動。

我感覺到我身旁的琳德，不經意間散發的魔力。那是強大的魔力結晶，如同閃耀的一等星般照亮我的週圍。

我看得見潛伏在一旁的食腐蟲，在等待著我們死去。

但是，我無法找得到刺客。

他超出了我的索敵範圍？還是說他隱蔽的能力太強，我無法找得到他？

我拉扯琳德的手臂，使其避過一刀。

但這樣可行，我能大約感知到刀的投的投擲，就是無法鎖定敵人的方位。

我猜刺客見我們避過一刀感到有點驚訝，再來的是三刀齊投。

第一刀輕鬆避過。

第二刀勉強避過。

第三刀則刺中琳德的腰間。

琳德的魔力變得混濁，我張開眼睛一看，只見琳德腰部的衣服被染成黑紅色。

「我沒事。」

但這個女人的樣子被不似是沒事。頭髮凌亂，身上插著數把小刀，左手按壓著腰部的傷口，只是她那尖銳的眼神還是那麼的閃耀。

——但你在地下城冒險的時候，盡可能不要受傷。

現在不是管那麼多的時候。

——傷口能大幅增強對魔力的感應。

沒錯，我拿起了小刀。

——在地下城這種魔力濃厚的環境下，可是會陷入瘋狂的。

我必須找到刺客！

我手上的小刀化作黑色新月，割破了我的指尖。

我要理解一切。

赤紅之血。

血液滲了出來，魔力流了進去。

嘻嘻。我聽到了惡魔的竊笑。萬千世界濃縮於空氣之中，我等的血淚已化作深淵，蠶食著世界的本質。

淨遊於空中的微小之物都能看得一清而楚。

我看見了無數的眼睛，如同火舌一樣爬到了我的手腕。

我被名為世界的蜘蛛網所困著，被蜘蛛般的惡神當作玩物嘲弄。

我又看見太陽般的賢者破除災厄，顯得我的心臟格外醜陋。

我發覺這世間萬物都沒有意義。

突然間覺得自己累了，一切的危機感變得根本無所謂。

無論是生與死，榮耀還是落敗，復仇還是慢活種種都沒有意義。

我們是棋盤上的塑像，我等乃系統的自動模擬程式。

是個過眼即逝，無法取悅任何人的悲劇主人公。看到這個故事，一瞬間便會遺忘的無聊角色。

吾之悲劇不值一提，吾等皆是無力。

唯獨——

唯獨，唯獨我的手臂被抱著。

那纖小脆弱的身軀用盡全力抱著我的手臂。

那清澈的瞳孔，毫無表情的進入了我的心扉。

我吸了口氣，發覺萬物皆處於我支配之下。

「還能用魔法嗎？」

「還有一發。」

儘管我能感知萬物，但我本身沒有使用魔法的才能。

我大聲嘲笑。

「出來吧，混蛋，我已經感知你的所在了。」

當然沒有回應，但並不要緊。

我握著琳德，走了幾步，順便把飛刀一一閃過。

然後，琳德舉起了法杖。

最後的力量，唯一的一擊，亦是我們的最後希望。

「熔爐啟動，同調開始。環繞吾身的炎之律法，吞噬一切萬物吧！火球術！」

自然沒有打不中的可能。

赤炎之球撕破空氣，命中身後岩石。火光如雷鳴般閃現，然後一個火人從石後走了出來。

他在地上打滾，試圖撲滅身上的火焰。

未能直接命中，似乎只是被爆炸的火焰捲入。但是，我和琳德再沒有攻擊的手段，只要刺客回復狀態，我們就不是對手。

「咳……」

那人的眼珠如同黑夜中的兩星暗光，教人心寒。憤怒的神情，但這並沒有意義。

地上出現裂縫。剛才的火球炸中了這個地位的脆弱支撐位。

然後地板塌陷，我們三人跌下了去。

## 8. 感覺上只是文字上的胡亂排列堆砌

張開眼睛。

頭痛如同刺耳的嘈音一樣響徹我的大腦，使我無法思考。我按捺著腦袋，猛敲頭殼才勉強冷靜下來。鼻血如水流般落下，像是快要把腦髓液都排泄出來。

「沒事？」

「沒事。」

平淡的對話將我拉回了現實，滿臉傷痕的琳德輕撫我的背脊，疼痛因而漸漸減輕。

這個時候，我才發現自己滿身濕滄。望向周圍，旁邊有個大湖，而岸邊則被一望無際的森林包圍。

我們離開了地下城？這片空間無比廣闊，卻又無比詭異。

天色一片蒼紅，但看不見太陽或星辰，就連雲朵也沒有。儘管看不見任何的天體，但這片空間並不黑暗。

「我們在地下城第二層。」

琳德嘴上說出驚人的事實，使我記憶的腦海凝固起來。

為了從刺客手上逃脫，琳德使用了魔法爆破地面，然後我們跌進了第二層。

附近不似有刺客的蹤影，我猜我們安全了。

我手指上的傷口被一塊布包紮妥善的包紮好，那是琳德身上衣服的碎布。

「謝謝。」

我用手按著鼻子，試圖止血，但並不成功。

「那到底是怎樣一回事？那一瞬間你變了個人似的。」

「那是我的能力，手指上割個傷口就能大幅增強對周圍魔力的感應。」

「那鼻血就是副作用？」

「遠不止此。聽說最難情況我會發瘋。」

「那也太危險了。」

「當時我不這樣做的話，我們就會被那個黑衣人抓到。」

「不，你應該也注意到，那人的目標始終都是我。為甚麼你沒有拋下我逃走，甚至冒著精神崩壞的風險救我呢？」

到底是為甚麼呢？

「誰知道呢？大概我很討厭那些所謂必要的犧牲。我很討厭必須犧牲某人才能救得到另一個人的局面。如果犧牲是必要，那不如都一起去死就好了。」

「破滅願望。」

琳德拋出幾粒字，就沒有說話了。

「我們走吧，要找到回去的路。」

指望救援是不可能的，桑和安德魯應該不會想到我們跌進了第二層。

「你鼻血不打緊嗎？」

「嗯。」

索性再用一次，感知回去的道路好了。

我解開手指上的包紮，見到早已癒合的傷口，我又提起了刀——

琳德按著了我。

「你這是自殺。」

「你知道回去的方法嗎？」

「在回去之前，你先會死掉。」

「沒事的，人類沒有那麼容易死去。」

我抹了鼻子一下，拉進了森林，兩隻黑色的狼迎面而來。

一看到魔物，琳德就抓著我的手腕，急忙逃跑。

黑狼當然不打算放過我們，張牙舞爪的衝向我們。

琳德已經用過魔法，短時間內無法再用那必勝的火球術。而我們體力不太夠，似乎無法逃離。

只聞天空撕裂的聲音，一道黑影如雷鳴襲過，雙爪同時壓制著兩頭黑狼。

如鋼般的鱗片，如蛇般的眼睛。

巨大的翅磅一下遮蓋著天空，龍鳴如同雷聲般響量。

那是若有十米長的巨大蜥蜴，前肢帶著翅磅，尾巴掛著毒刺。

雙足飛龍。

魔物中最著名的存在。

B級魔物，號稱能夠毀滅一個城鎮的魔物，我還是第一次見。

龍吼使我毛髮矗然，一時之間恐懼佔滿了我的心臟。

龍爪大力一捏，兩頭黑狼瞬即斷氣。以飛龍那龐大的體型，兩頭黑狼只能當作點心。而琳德則拉著我的手死命的逃跑。

她趁著飛龍噬食黑狼的時候，帶著我跑到一個山洞裡頭。

「你還真是熟悉這裡的地形呢。」

「你還好嗎？」

鼻血未見收斂，我擦了擦鼻子，想擠出「沒事」兩字，卻發覺自己難以發音。

喉嚨口渴得很，然後覺得天旋地轉，世界似是反轉似的。

「沒事嗎？」

琳德眼神先是一臉驚慌，然後變得無奈。

「撐不到回去的路程嗎？」

那是別無他法的眼神。

琳德攙扶著我，一步一步的走到山洞裡頭。穿過數個曲彎，跨過泥地，終於走出了山洞。

刺鼻的氣味使我回過神來，一望周遭只見空氣瀰漫著一股白白的氛霧。

這裡是一個盆地，四周被山岩所包圍。

地面變作淺淺的沼澤，我們涉水而過。

一股惡寒從我腳底升起，我忍著逃跑的本能，走到了地面。

琳德熟練的拿起了小刀，蹲了下來，從腳腕割出一塊黑色的東西，然後又伸手到我的腳邊。

「怎麼了？」

手起刀落，琳德伸給我看。

那是水蛭，怪噁心的。我望向腳上的傷口，然後琳德雙手拍在我的臉蛋上。

「不要想那麼多，不要再把注意力放在傷口上，你精神真會崩壞的。」

也對。

我想冷靜下自己，就吸了口氣，卻被空氣濁到。

那是強烈刺鼻的味道，是餿水混合著某種強烈清潔劑的味道。

那種強烈的噁心感令我腦袋發麻。

「赫斯宓，你回來了？」

一把女婦的聲音從白霧的彼方傳來，琳德緊握著我的手穿入白霧。

映入我眼簾的，是一個村落。

一間一間不規則的木屋，數棟腐朽的樹木遮擋著光源。

一個身材高大，眼豆墨豆般細小的胖子在我們面前經過。那男人鼻涕眼淚如泉水一樣流落，臉上卻沒有半點表情。

這個村子有點問題。

琳德帶我走到村子中間的木屋前，想也不想直接打開了門。

再平凡不過的室內設計，有著簡樸的木造家具。一名蒙著眼的老婦坐在桌邊等候著我們。

「赫斯宓，你終於回來了。」

琳德帶著我坐了下來，開口見山的說道：「請治好她。」

「嗯，就只是一時間太多資訊流入她的腦袋裡頭，令到大腦無法負荷，只要隔絕她感應一斷時間就自然會好了。」

老婦站了起來，走到我面前，用一塊布蒙著我的眼睛。

「鼻血止下來了。」

「我只是暫時隔絕魔力的接觸，赫斯宓，你不會再走吧？」

「不，我們會離開。」

「真是可憐啊。但外面也太危險了，你們只留在村子一會吧。」

「不，我們要立刻離開。」

「這個女孩需要休養。」

「魔力要隔絕多久？」

「天知道。」

琳德嘆了口氣，只好同意。但她沒有再多說話，就只有握著我手，走出木屋。

「吃個飯如何？」

老婦的聲音從後方響起，琳德沉默了一會，她無法拒絕。

人不可能不進食。

我們被帶到室外，長著一張長桌跟前。雖然我看不到，但村民熱鬧的聲音環迴於我的耳朵，儘管我無法理解他們的發音。

那並非是一種陌生的語言，感覺似是他們之間並非在溝通，只是單純的發生各種各樣的聲音。

然後我聽到的是耳邊的剁肉聲音。不快也不慢，循著一定節奏的把某種肉類剁成肉泥。

送到我嘴邊的，或許是一種香腸。

被某種難以咬開的腸衣包裹著的肉碎格外腥臭，我立即吐了出來。

腸衣根本無法包裹好肉碎，再說肉碎也太大顆。這究竟是那一種肉？極度腥臭，而且這肉應該是生的，是剛才在我耳邊剁的肉泥。

「能給我一杯水嗎？」

沒有回話，但我聽到身後近腳邊的地方有把打撈的聲音，然後一杯發臭的水被帶到我面前。

這總該不會是沼澤的水，那帶有水蛭的水吧。

「有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吃？」

沒辦法之下，我嘗試向他們問道，然後琳德急忙帶了我起來，走進一間屋內。

「那是甚麼東西？」

「不要問那麼多。」

「很奇怪啊，這個地方。明明是地下城內，為甚麼會有村落？剛才那個老女人是誰？」

「她叫斯拉蒙特，是這個村落的村長。」

「你很了解呢。」

「我以前是這裡的村民。」

「這個村落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誰知道呢。我自世生起就住在這個村落裡頭，但對這個村落可謂一無所知。」

「出生在這裡？地下城裡？」

「沒有錯。」

「那你是父母呢？」

接下來我所聽到的，感覺上只是文字上的胡亂排列堆砌。明明每一顆字我都聽得懂，但組合起來我卻無法理解當中的意思。

「母親大概被我們吃了。父親你剛才也見過，我猜大概再和兩個妹妹交配過就會被吃。」

「甚麼意思？被吃？」

「字面上的意思。」

「我剛才吃的到底是甚麼？」

「不要想那麼多會比較好。」

「這村子很奇怪啊！你父親是剛才進村時那個胖子嗎？」

「對。」

「那個人很奇怪啊！」

「近親之間繁殖，而且持續了多代，村裡環境又這樣，智力一般會偏低。」

琳德一臉平淡，如同說出別人家的事一樣。

「這村究竟發生甚麼事了？」

「天知道。我知道這裡很不正常，先休息一晚就好，我們明天立即刻逃跑。」

要不是你腦子快要爆炸，我才不會想留在這裡。她沒有說出口，但她一副這樣的表情使我心頭一痛。

## 9. 赤紅的天空

我無法理解這個世界上的總總一切。

對我而言，天空是紅色，氣溫必定為燥熱，流水自然是混濁。這些是常識，自誕生以來，我十年來的人生一直都陪伴著這些常識過活。

我不會去質疑這些東西有錯，更不去懷疑斯拉蒙特的話語。

在我的眼中，所謂的人類是種蠢動的生物，智力低下，體型奇怪，能夠對話卻又無法用溝通的奇型魔物。唯獨我和斯拉蒙特是特別的存在。

而世界的大小就只限於這數萬平方米的村落之中。我從未踏出過這片土地，亦不知外界是怎麼模樣，亦沒有探索的好奇心。

斯拉蒙特並沒有教會我魔法，儘管我知道她是個厲害的魔法師。

她只教導了「常識」。

教會了我語言，基本的生活技能，除此之外我甚麼都不懂。

對她而言我是個怎樣的存在.....這個問題我當然從未思考過。

畢竟這個世界除了「村民」，就只有我和她。

「赫斯宓，去地下室，餵食。」

某一天，一個村民不知怎的，像是產生了怠惰的情感，找我代勞她的工作。

我拿著包得怪怪的香腸，來到了一座小屋的地下室裡。那裡是一座怪型的設施，以鐵欄分割開一個又一個的房間。房間裡大多的人都在哭，都在撞牆，都在怪叫，唯獨裡頭的房間裡的人不同。

「哎唷，這次來的是位小姑娘。」

那是個裸體的女性，手握著欄杆，面帶微笑的向我說道。

這是我和她的相遇。

琳德，這是她的名字。

身陷囹圄卻笑容滿面，一無所有卻又自信滿滿的站在柵欄之後。

明明只是斯拉蒙特捕獵回來的冒險者，只是為了解決村內繁殖與糧食的存在。但和其他被抓到的人不同，她眼中並沒有絕望的深邃，有的是充滿希冀的眼神。

「我當然明白自己的處境啦，但在這裡大哭大叫也解決不了問題。還是說我在你面前哭罵，你就會打

開鎖頭，讓我逃跑？」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和斯拉蒙特以外的人對話。

或許這就是出自對於未知的好奇心，我每一天都會來找琳德說話。

「這樣啊，我覺得你也蠻可憐的。」

琳德露出了淡淡的神情，說我可憐。

我不理解她的說話，我不明白一個被囚禁的人，怎麼會覺得站在柵欄之外的我可憐。

「因為很奇怪啊，這個地方。在這裡長大的你可能不會覺得有問題，但是父母子女之間並不應該交媾，人類亦不應互相為食，最重要一點是，你這樣孩子不應該身處於這個地方之中。」

比起倫理與價值觀的問題，琳德先著重的是我。

「在這裡生活，你價值觀會變得跟村落一樣奇怪。但更甚的是，你沒有走出這一條村。你並不理解世界之外有多大，你亦沒有與其他人對話，沒有認識其他人。這樣是不對的，你的世界並不應限制至此。」

琳德實際上並沒有逃走出去的希望。

「你應該踏出你的圈圈，來到廣闊的世界當中。我並不是說這條村落很有問題，價值觀崩壞得很。事實上我的確覺得這裡很可怕，但我想的並不是你立刻改過，不希望你單純接受其他人指導你的觀念；我希望的是你在外界認識不同人，經歷種種一切，吸收外界刺激後，同化調適你認知基本結構的基模，從而判斷世界的對錯，為你認知的價值觀建立新的平衡。」

琳德現在僅能做的，是與我對話。

你知道嗎？由無數陌生人群居的地方稱作城市。

你知道嗎？晚上週遭變得黑暗，天上有著數之不盡的群星。

你知道嗎？人與人之間必須互相連結而活。

她的話語非求自己能夠逃脫險境，而是嘗試把外界的種種教授給我。

琳德被處死了，沒有甚麼原因，只是被純被斯拉蒙特殺了。

斯拉蒙特在我面前用一把滿佈鏽跡的小刀刺穿琳德的喉嚨，然後割下了她背上的一塊皮膚。

那道腥紅的血味刺激著我的感官。

殺死一個囚徒不需原因。

但是，某種強烈的感覺充斥著我的內心。

你知道嗎？這種感覺叫作悲傷。

比起親生母親被吃掉時更甚心碎。

泛著淚光的我，跑到唯一的人類，斯拉蒙特的面前。

「原來如此，那麼你想離開這裡嗎？赫斯宓？」

我點了點頭。

「我愛著你哦，赫斯宓。儘管我們之間沒有血緣關係，但你在我的眼中如同親女兒一樣。」

我望著她，再回想起琳德所講的事，我不理解何為「奇怪」的價值觀。

「我愛你並不只因為你是村內唯一智力正常的人，而你也並非我魔法的研究對像。愛你並不需要原因。」

斯拉蒙特。

我只知道她是這個村的村長，也是一名魔法師。

我對她可謂一無所知。

我不知道她為甚麼要建立這個村落。

我不知道她在研究甚麼魔法。

我不知道她究竟一個怎樣的人。

我不知道她為何要愛我。

「愛你並不需要原因。」

她給了我一個深深擁抱。

「那你覺得我是一個壞人嗎？」

斯拉蒙特問我。

我無法回答。

「好人也好，壞人也好，都應由你自己來定義。那個叫琳德的女人是這樣說吧，看來讓你接觸不同的人是一件不錯的事。盡情思考下去吧，憑藉你的慾望而活吧，赫斯宓。」

我看不透她。

但我討厭眼前這個女人。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對人類產生討厭的感情。

「到地面去吧，赫斯宓。然後回來這裡，告訴我你的答案。」

我仰望天空，那永恆不變的祖紅尚在，我仍未見到琳德口中所說的夜空星穹。

## 10. 隱村

張開雙眼。

令人討厭的蚊蟲聲音滋擾著我們的休息。

頭痛依舊，但我照脫下了眼睛上的布罩。

剛才那是甚麼？是夢、還是說我窺探了琳德的記憶。我魔導探測的能力或許是暴走了。

我望著床邊的琳德，她安靜的躺在一邊，沒有醒來的跡像。

我吸了一口氣，以牆壁作攙扶，走到了門口前。

推開大門，只見和夢中那赤紅的天空一樣，無法分辨晝夜，故此無法知道我睡了多久。琳德還沒醒過來，我猜我只休息了個短暫時間。

我覺得自己無法再次睡著，亦不好意思再窺探琳德的記憶，只好一個人在村內四處走走。

我依著稀依的記憶，走過小溪，穿過小道，來到一座小屋前。

打開小屋的門，看見一條狹窄的，通往地下室的樓梯。

眼睛漸漸適應了黑暗，我一步一步的踏入深淵。

那是琳德記憶中的監牢。

只是現在沒有半個俘虜。

這裡和地下城其他地方一樣，沒有半點燈光，雙眼睛卻能看見，十分詭異，或許這是某種秘法。

我停來在琳德的回憶之地，那人死去的地方。當時斯拉蒙特就是在這裡刺死那人。

然後我發現了附近牆上被安置了幾個書架，有幾本書隨意的被放在這裡。

翻開一看，有點看不太懂。

事實上奴隸本應不會文字，但我是個特例。

但看得懂文字的我，也不太能理解當中的意思。

熾天之魔法陣，生命樹術式。卡巴拉陣圖，質點與路徑。以諾魔法，偽經與聖典。危險度A級，風險乃滅國危機。父親大人。

看不太懂，另一本稍為易懂一點。

魔導加速效應，有機物質比起無機物傳導魔力的效率更高。皮紙。生物構成。魔法陣與加速效應的相互作用。書上所繪的魔法陣我看了很久，似乎是本魔法書的樣子。

最後一本更是奇怪，或許是本史詩？

四字之名下，原罪之墮天。傲慢的名字被抹黑，而憤怒的名字被人用筆特意標記，薩麥爾。然後在周圍寫著巴比倫大淫婦、莉莉絲、七頭十角、S等意義不明的話語。封底則有一行潦草的字，寫上「管理員」、「一切絕無意義」、「系統的設定無法更改，我們所有的一切都被支配於蜘蛛網中」。

對於無法理解的東西想破頭都不會有任何得著。我閉上了書本，走出了地下室。天色依然滿紅，迎接著我的是斯拉蒙特。

「噢，你是赫斯宓的朋友，身體怎麼樣？」

「好多了。」

「身體無恙就好了。但你，是不是有著【鑿殺】的味道？」

「【鑿殺】的味道？」

「唔？【鑿殺的魔女】啊，你不認識嗎？」

「沒聽過名字。」

「是嗎？那你可能在無意中和她結下了緣份。」

老實說，我信不過斯拉蒙特，本來我就對她沒有甚麼好感，看到這個村子的瞬間我就覺得建立這村的村長並非甚麼好人。而琳德的記憶讓我確信了這一點。

「你打算襲擊我？」

「不，我不是說過嗎，你是赫斯宓的朋友，我自然不會虧待你的。」

「不對吧，你殺死了.....那個女人，叫琳德的那個女人。」

「琳德是誰？」

斯拉蒙特裝出一負思索的樣子，隨後恍然大悟的道：「噢，那個赫斯宓很喜歡的女人。」

直覺告訴我這個女人有著和菲一樣的等級，最少要將她當成稀世魔法師來看待。但菲說過，魔法師並不擅長正面戰鬥，要是我偷襲的話，或許能打倒她。

但我很快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我首要目標是和琳德一起逃回地面，每次都胡亂再次使用能力的話只會沒完沒了。我的能力應待真正危險出現時使用。

該說如果我發現了斯拉蒙特對我們圖謀不軌的證劇，我就會不惜一切代價先下手為強。

但暫時沒有這個必要，我看不透眼前這個老婦。

「能讓我們離開嗎？」

既然她知道琳德很喜歡那個女人，但她依然殺害了那女人，我就覺得現在自己的處境也不太安全。

「別擔心好了，你不單是赫斯宓的朋友，還是【鑿殺】那邊的人，我可不會危害你的。天下間沒有一個魔法師敢與【鑿殺】作對。」

「那能讓我們離開嗎？」

「當然可以了，但你先別急，能跟我說說赫斯宓的事嗎？」

「我也不太了解她。」

我對琳德一無所知。她出身在這個詭村，然後上到地面生活。好像進了個魔法學校，學了魔法就去當冒險者。說實在我連她住在哪裡，生活如何都不知道。我和她只是同一個隊伍的成員，彼此間沒有更親密的關係，甚至連朋友都談不上。

對於斯拉蒙特的問題，我也只能答她我們最近的一點近況。

「D級冒險者升級考核，被不明的刺客襲擊嗎？」

但我不禁產生了一點懷疑，那名刺客與斯拉蒙特有關嗎？還是是刺客的目的是誘導我們來到這條村落？

但這個想法似乎不太可能，正常應該不會預測得我們會爆破地層逃進第二層。逃進第二層是基於我自身意志所選擇的愚昧行為。

儘管如此，那名刺客每一擊都沒有攻擊要害，這一點使我有點疑惑。作為暗殺者，應該第一刀就要直刺琳德的喉嚨，那我們就沒有反擊的機會。

所以我得出的結論是，那刺客的目標是要活捉琳德。

「我會護送你們回地面。至於D級的考核，我給你們一點D級的素材就能直接過吧。」

這可是作弊，但我也不是那些光明磊落的人。

斯拉蒙特隨手拿起了一枝樹枝，口中念念有詞，就在地上畫了個直徑約一米的魔法陣。

先畫個圓圈，然後不斷的補充細節。

「你在做甚麼？」

她沒有理會我，繼續畫她的魔法陣。畫魔法陣的時間比想預期中長，畫了差不多有十五分鐘，然後斯

拉蒙特用樹枝插進魔法陣的中心。

「以血肉為代價行使魔法之權利在此獻上人類靈魂五克吾將屠宰十人性命回應召喚吧偽天使代行」

樹枝末端流出膿血，灌溉魔法陣當中。鮮血的液體流遍法陣的每一個角落，法陣的線條變為膿液，然後一道邪惡的紫光顯現，一隻邪惡的生物降臨於魔法陣的中心。

一顆如人頭大小般的赤紅肉球飄浮在空中，血水一滴一滴的落在地上，肉球上面的肌肉還在呼吸似的循一定節奏變大變小。球上帶著幾片大肉，如翅磅般包裹著本體。

怪噁心的。

「這是要護送我們上去嗎？憑這.....肉球？」

「這是人造天使，純戰鬥的話也不是不行，但最少打不過外面的雙足飛龍。」

「呃.....那即是怎樣？」

「你先回去找赫斯宓吧，準備好再來見我。」

說完，斯拉蒙特便帶著人造天使離開。

我搞不懂斯拉蒙特的想法，只好回去剛才睡覺的地方，只見琳德早已醒了過來，一臉不悅的站在門外等候著我。

「你去了哪裡？我還以為你被斯拉蒙特拐走了。」

「抱歉。」

我不敢把夢境的事告訴琳德，只跟她說斯拉蒙特讓我們離開，準備好後找她就可以了。

「嗯。」

「我記得琳德你是出生在這個村落的吧，可以告訴我這個村落的事嗎？」

話雖如此，知道多些情報也不壞，畢竟我並不太相信斯拉蒙特。

琳德凝視著，等了幾秒後才開口：

「這裡位於地下城第二層，屬於無法被外界觀測到的隱村。」

「隱村？說到底地下城是甚麼一回事？這裡不像是在地底裡。」

我們由大湖跑到森林，由洞穴走到村落，實在無法把一切的景色與第一層那狹小的古城連繫起來。我不覺得自己身處在地底，反而覺得這片空間無比廣闊，站得高一點甚至可以看得見地平線。

「嗯，你跟我來。」

琳德淡淡的帶我走進附近一個山洞，輕易地離開了這條村落。

穿過數個地洞，我們來到了個近似懸崖的地方。

不對，這就是個懸崖。

深不見底的虛空，然後懸崖的彼端亦看不見任何的東西。

換個思考方式，我們並不是身處於山上，我們身處的地方是一個無海的巨大島嶼，或稱得上是條巨型巨柱。

「下面就是地下城第三層，亦是人類能夠踏足的地下城最深的地方。」

望上天空，依然赤紅，但這種赤紅有點奇怪。

就似是赤紅的岩石一樣，這才令我有種身置地底的感覺。

「沒錯，第二層就是這樣廣闊，有各種複雜的地形，而魔物亦比第一層強得大。像是剛才，也就是昨天遇見的雙足飛龍，在這裡也如同麻雀般一樣常見。」

「雙足飛龍是B級的魔物，可以毀壞掉城鎮的魔物。」

「第二層就是如此的危險，對老手們一樣棘手。」

「那這條村呢？不被外界觀測到是甚麼意思？」

「無法透過特定的路線就無法進入到的村落。」

「那這條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我不知道。自我誕生起，這條村落就已經存在，村長斯拉蒙特一直是這個樣子。」

「那你父母是怎麼樣？」

「這條村落和外界的常識差很遠。這裡的人沒有父母子女之分，當然存在生殖上的父母，但彼此之間謹有著血緣的關係。不同的男女之間會被安排互相交配，以維持村落的人口。只是為了人口而有著的繁殖行為，自然不會顧及倫理關係，即便是兄妹母子之間一樣會交配，因此大多的人都如同行屍走肉，沒有足夠的智商應對生活。」

「近親繁殖嗎？那就會有相當的缺陷。」

「對，而且這會經歷數代，因此基因問題與遺傳風險之類會被無限放大。自然，這些知識我是從外界，也就是地面上學習得來。」

我以為琳德只是個法師，想不到她會有這樣的知識。

「但為甚麼要這樣做？」

「我就不清楚，也許對村長斯拉蒙特而言，只要人口足夠維持村落的體系就足夠。我猜測是這樣的村民容易控制。」

「控制？」

「生育能力明顯下降的就直接被當作食糧處理，這樣更方便？然後，或許是想將某些人當作魔法實驗的材料。」

「嗯，這個我就不太懂。或許之後請教下菲好了。但我有個問題想問，為甚麼你的樣子和其他村民完全不同？」

在我眼看來，琳德臉孔也長得頗為精緻，想說基因上的明顯缺陷，就是個子長得明顯矮小，話雖如此她依然有著一米五左右的身高，談不上是侏儒或各種疾病。

「基因的問題大概是一種抽獎，總會出現運氣好的時候。或者，我的本身可能是魔法實驗下的產物，我並不了解自己的身世。」

「那村民當中有其他像你一樣，正常的人嗎？」

「只限村民的話，除了斯拉蒙特，以我所知就沒有智力正常的。」

「你父親是這個樣子，母親被吃了，不覺得難過嗎？」

我半帶著惡意的拋出問題，試探她的反應。

「並沒有，我並不認為他們是我的父母，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之間僅有血緣關係，我們連對話都不太能成立，因此對他們不可能有著任何的感情。真的要說母親的話，那就自然是斯拉蒙特，實際上我童年的時候一直都是她照顧我。」

「那你愛她嗎？」

「真是唐突的問題。自從知道她的所作所為後，怎可能會愛她？」

我無言以對，琳德就帶著我回去村落。

「我們不能直接走回第一層嗎？」

「如果你有足夠能力的話，能夠打倒外面數條雙足飛龍的話。」

「呃。」

自然是不可能的，那言之下意即是我們需依靠斯拉蒙特那不明又可怕的魔法回家。

我們一回到村落，就看見斯拉蒙特和那個人造天使在等候著我們。

「準備好了嗎？」

「果然你能夠支配這片空間。」

支配這片空間？

「這裡整個村落都是你的工房，為你支配著的空間。在這片空間之中你無所不能，偷看著我們也理所當然。」

「哦，看來你上到地面後，學了點魔法的皮毛。」

「廢話少說了，讓我們回到地面去。」

只見斯拉蒙特走近了我，把一袋魔物的素材交給了我，然後露出個詭異的笑臉。

「能告訴我，你覺得這個村子怎麼樣？」

「糟糕透了。」

「我想也是。」

斯拉蒙特臉帶微笑，一臉抱歉的說道。

「所有的魔法師都是瘋子。」

就似是在說別人事情的樣子，斯拉蒙特客觀的評論著這個村落。

我理解不了眼前這個魔法師的想法，說真的只要能逃離這個地方就行。

「替我向【鏖殺】問好，但不要過來找我。」

人造天使伸出兩條尖刺，貫穿了我與琳德的心臟。

意識.....

回過神來，我只見滿天的星辰。

## 11. 鑿殺的魔女

夜空之下，懸掛著數以億計的星星。

那是照亮著在黑暗之中掙扎的我們，為我們指引道路的導引星。

自小開始，自更遙遠的過去開始，我就喜歡星星。

即便這個世界沒有天文學，但觀星依舊是我唯一的興趣。

被賣成奴隸時，差點餓死時，在絕望的邊緣，舉頭一望就能看見那劃開天際的銀河。

「真美。」

「甚麼？」

「我說星星真美。」

「我第一次聽你說這些話。」

「是這樣嗎？」

「無名你從來都不會說出自己真正的感受。」

我望著琳德，只報以她一個微笑。

「從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喜歡觀星，你不覺得這份景色很美，很令人感動嗎？」

「的確如此。」

琳德只是略表認同，就沒有說話，只是默默的扶著我一起越過森林。

「地下城看不見星星，真是令人感到寂寞。」

「我不理解。」

「沒差，我只是有感而發，畢竟每個人的美學、感性都完全不同。和你是兩個不同的個體，你沒必要理解和認同我。」

「我會嘗試理解。」

身體其實不太妙，這種感覺應該不是那人造天使造成，應該是我太早拿下遮眼紗布。

不過，琳德的事究竟又與我有甚麼關係呢？

我和她，彼此都成功逃脫，回到地面，這樣已經足夠了。

我不需要理解她，正如她永無可能理解我一樣。

皎潔的月色依舊可怕，我和她到公會報到平安，確認完成升級後，便各自回去。

離開街道，走過公園。

再越過長長的斜坡，終於看得見那座不小的木屋。

或許早已知道我的回來，一個哥雷姆在等待著我。

公主抱，抱我回去。

不對。

太懶了吧，這個魔女。專門開發個哥雷姆，用來抱著人移動，這樣可是會變成廢人的。我拒絕了哥雷姆的好意，用自己雙腳一步一步的走回那間木屋。

「噢，你回來了？」

我失蹤了，然後回來了。菲只是冷冷的躺在沙發上看著魔法書，甚至連看都沒有看我一眼。

我在想，魔女也有各式各樣的人，和隱村的魔女完全不同。

但是，魔女們都是瘋子，這是斯拉蒙特說過的話。毫無疑問，斯拉蒙特是個不折不扣的瘋子，我無法理解她的行為，地下城中的隱村亦難以被人之常理所接受，在普世價值觀底下，她是反社會的人格異常者。亂倫、吃人，無法教化活生生的怪獸之村，儘管對我沒有敵意，但這比起地下城的魔物更為可怕。

至於菲，坦白說我並不了解她。她和斯拉蒙特一樣是個瘋子嗎？還是說她只是個慵懶的怠惰魔女？我只知道她來自大學，來這裡的研究是調查地下城。但我對她具體要調查甚麼也一無所知，雖然她姑且稱得上是我的僱主，我要幫她潛入地下城調查，但至今為止我仍未收過她任何一個委托。

我將刺客的事以及斯拉蒙特的事都一一告訴了菲，看看她有甚麼反應。

「斯拉蒙特是假名吧，那是誰啊？」

本來我覺得斯拉蒙特與菲有關連，但看似菲完全不知道斯拉蒙特。

「雖然你說的隱村很讓人在意，但與我無關實在提不起勁啊……」

斯拉蒙特也說過不要讓【鑿殺】找她。

「你是【鑿殺的魔女】嗎？」

「嗯，是那個斯拉蒙特說的？」

「對。」

「看來她是個擅長追蹤魔力變化，或是生物能量的魔女，剛好是我不太擅長的領域。她認識我？到底是誰啊？」

斯拉蒙特說過，沒有魔法師會和【鑿殺】作對，我有點好奇【鑿殺】的稱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說實在，我無法將【鑿殺】這個可怕的詞語與眼前這個懶鬼連繫起來。

「唉，隨便啦，反正不關我事。她不打擾我，我就不去理她。」

她大刺刺的搔著屁股，一臉無所謂的將手上的魔法書往後亂拋，一個哥雷姆就飛撲接著，將地板磨蝕，然後地面又出現了閃光，將磨蝕的地板回復原狀。

對此我已經見怪不怪。這個屋子一切都被施加了魔法，所以東西都能夠自動化運作，屋主也就是菲可以躺在沙發上處理所有的事。

躺在沙發上也是折衷的做法，要不是要見我一面，她大可直接躺在床上，整天都不用離開她那該死的綿鋪。

「那麼刺客的事呢？」

令我意外的，比起地下城中的魔法師，她對刺客的事更有興趣。

「詳細也不太清楚，就是個刺客，能夠潛伏於黑暗中，我要割破手指，將所有集中力注意空間魔力流動才能認知到他，他放的飛刀會爆炸，目標似乎是琳德。」

「他是不是一身黑衣，高高瘦瘦的？」

「對，你怎麼知道？」

「因為他快要闖進來了。」

「甚麼？」

「他已經衝到門前了。」

我大吃一驚。

那個刺客並非等閒之輩，但我想不到我一離開地下城，一離開第二層隱村，刺客就立刻追了上來，但最讓我意想不到的是，刺客居然能突破菲的領域，直接跑過來刺殺我們？

「你不是說他目標是你們隊伍中那個魔法師嗎？」

「誰知道啊？是老羞成怒了吧，要殺我洩憤？」

我不管了，抓著菲的手，死命的拖著她逃跑。

破開窗扉，跳出戶外，立馬聽見爆炸的聲音，刺客已經闖進屋裡！

「這裡不是你的工房嗎？你沒有自動迎擊的魔法系統嗎？」

「就那些哥雷姆啊，但似乎不管用的樣子，他那爆炸的刀直接一刀一個哥雷姆。」

丟人的家伙！你不如叫作【沒用的魔女】好了！

菲說過，魔法師正面戰鬥很弱的，所以才需要僱用護衛。

琳德又不在這裡，就算我打開那個魔力偵測模式，也沒有攻擊的手段。

我們無法戰鬥，只能死命的逃走。

「別緊張嘛。」

「怎可能不緊張？那個刺客目測最少有C級，不，可能有B級的程度。」

說真的，那個刺客很強，最少有桑甚至以上的程度，很可能踏入了凱瑟琳的境界。

「放鬆點。」

菲拉住我的手。

「你打算逃去哪裡？」

「不知道……」

「交給我好了，這裡可是我的家，我對附近的地形也比較熟悉。」

菲帶著我逃進了森林。

一道刀飛過，割傷了我的臉蛋。

「別去將注意力集中在傷口，保持放鬆即可。你現在無必要去注意魔力流動。」

我一邊逃跑，一邊用手按著傷口。

「雖然有點突然，但我們先上個魔法課好了。不是有句話說，實戰是教學的最佳模式？」

「咦？」

「你知道魔法是怎樣施放嗎？」

「比起這種事，我怎麼感覺這條路你好像已經走過了？我們在轉圈？」

「回答我吧。」

「就凝固自身的魔力，然後透過唸咒語施法？」

我看過琳德的火球術，她就是這樣施法。

「錯了，施法並不需要詠唱的。」

「啊？」

「你看的法師施法，其實是一種古典制約。你知道嗎，狗看到肉就會流口水，如果你每次餵狗的時候都搖一下響鈴，久而久之，就算你沒有肉，只要搖響響鈴，狗都會流口水.....啊，痛！」

一把飛刀又割傷了菲的臉蛋。

「即是甚麼意思？」

「等我一等，先佈置個避矢結界.....好了。」

菲把本來已經破破爛爛的衣袖扯了下來，不知在上面畫了甚麼，就隨手一拋。

「魔法也是同樣道理。你是狗.....」

「你才是狗！」

「你是狗，流口水即是施法，響鈴即是詠唱。響鈴即會流口水，同樣地詠唱即可施法，也就是說，詠唱是一個輔助的過程，令你身體自動條件反射施法，減省煩人的魔力處理步驟，讓你身體記住這種感覺。不用詠唱一樣可以使用魔法，只是詠唱能夠使你更易操握魔法。」

「到底是甚麼意思啦？」

「你不是經常看見，詠唱咒語都是一堆奇怪的字句，日常生活都不會使用的字句，這樣就不會有誤觸的危機。咒語本質上並沒有任何意思，只是單純是一種心理暗示。」

「也就是說唸是種中二病啦！」

「我不知道中二病是甚麼意思，但你理解我想應該沒錯。而我真正想說的並不是咒語，而是魔法陣。」

我真不懂她到底想說甚麼，有這空間上課不如先解決這個刺客好嗎？

「真正能夠增幅魔法的東西，是魔法陣。實際上魔法陣能夠取代你的身體，一般的魔法都是身體融煉魔力，再將魔力轉變為魔法。而魔法陣本質是將魔力本質轉變魔法，只要注入魔力，就能夠無視自身對魔力控制的能力，任誰都可以施放魔法。」

「那小刀上有魔法陣，是同樣道理？」

「是這樣嗎？難怪會爆炸，我還以為是小刀本身裝有炸藥呢？」

「呃……」

「任誰都可以無視自身的能力，在魔法陣下，只要支付足夠的魔力，就能施放魔法。假使世界上最強的魔法師是等級100，那我只要繪制等級100的魔法陣，支付等級100的魔力，那就算等級1的魔法師依然可以使用等級100的能力。當然等級100的魔法是相當的複雜，不是一時三刻就立刻繪製得到。」

「那也要先有支付等級100魔力量才行。」

「嗯，沒錯。但先去理解另一個問題，在你眼中，魔法是甚麼？」

「就是用魔力去做一些無法用常理去理解的事？例如憑空變出火球？」

「沒錯，魔法是萬能的。那麼萬能的魔法，你首先會用來做甚麼？」

「比如先殺掉那個刺客？」

「答案是用來變出更多的魔力。沒足夠的魔力量，那就收集大氣或其他事物中的魔力好了。」

「這不是作弊嗎？」

「萬能的魔法第二件該做的事，是用來幫忙繪畫魔法陣。」

「甚麼？」

「沒錯。用魔法陣本身來收集魔力以及繪畫更複雜的魔法陣，這就是大型魔法的重點。剛才說過，最強的魔法師能施放等級100的魔法，但只要繪製魔法陣，就能施放等級1000以至10000的魔法。」

「嗯……」

「然後，問題來了，魔法陣是怎樣繪製的？」

「用特定的墨水或者紙畫嗎？該不會是用血畫吧？」

「錯了，魔法陣取決於我們對世界的認知。」

「太玄了，說白一點。」

「魔法陣取決於觀測者的視角。只要觀測者認知得到，符合圖形的魔法陣，那怕是隨便的線條畫製，那怕是各種不相干的東西三維重疊成魔法陣，那怕是移動的軌跡本身，都可以是一種魔法陣。」

然後，菲終於停了下來，而刺客亦站在我們的面前，準備好投刀。

「你剛才說過，我們在轉圈？」

移動的軌跡在觀測者眼中可以構成魔法陣？

「你剛才的逃跑路線，在畫打倒他的魔法陣？」

「才不是。那種東西我早就佈置好在我家後園每個角落了。」

菲舉起了右手，然後地面化作數枚土之槍貫穿刺客的胸膛，刺客立刻口吐鮮血。

「唉，到底誰教你可以闖進魔法師的工房啊？魔法師在自己工房內是無敵的，正如黑暗魔法師在地下城裡一樣的無敵的。唔？是替身？是遠距離操控人偶的魔法？不過沒差啦。」

菲走過去，用手按著刺客的頭部。

「我剛才轉圈畫的，是查探目標來自哪裡的魔法。」

「魔法也太萬能了吧。」

「魔法就是這種東西。哦，原來是教會。」

「甚麼？教會要殺我？伊洗貝爾？」

「知道目標是誰那就好了。」

菲又在地面畫了幾個魔法陣，然後魔法陣又變出數道光線，在空中構成數個魔法陣。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慢慢翻倍上去，然後在草地上畫出一個極大的魔法陣。魔法陣以驚人的速度生成，但我遠遠未見大魔法陣完成的跡象。

「還要再多加個鎖定，以及集束攻擊。差點忙了抗魔力保護對策。」

也畫太久了，菲在這裡畫了足足一個小時，她才勉強覺得滿意。

「到此為止好了，再畫下去就太費勁了，讓他們有時間逃走也不太好。」

「你到底在畫甚麼？」

「沒甚麼，只是不能讓他們看不起我。他們知道我是大學的人，也還敢出手，教會真是看不起我們呢。」

菲啪了一下手指，大魔法陣發出紫色的光芒。巨大的光球停留在高空中，幽冥而邪惡的詭異之光。

「喝。」

菲手一揚，巨大的光球發出一道光束，轟向遠處，甚至遠得看不見她到底轟落在何處。一下子黑暗的夜空被紫翠之光所照亮，就像是黎明破曉之刻一樣。然後就是響徹天際的爆破聲音，從超遠的地方傳來，接後而來的是衝擊波，使我差點跌在地上。

「你做了甚麼？」

「只是把數公里以外，那座教會的豪宅轟個稀巴爛。」

超視距打擊。

【鑿殺的魔女】，這是菲的代號。

## 12. 人智之所在

「所以說，你們那邊發生甚麼事了？」

面對桑的詢問，我有點猶豫。我覺得不應該隨便將琳德的身世說出去，於是乎只粗略提到我們被跌進第二層，被琳德所認識的一位魔法師所救。

酒館之內，琳德的座位空無一人。

她沒有來酒館，是睡著了嗎？畢竟昨天發生了那麼多事。

「沒事就好了，我聽公會說，你們都升上了D級。」

安德魯一臉擔心的說道，雖然我們不是真的打倒D級魔物，我們只是拿了斯拉蒙特給我們的素材，作弊上D級而已。

「本來想看看我們升上了D級，能接怎樣的委托，但琳德不在的話我們今天看來只能放假一天。」

「沒法師在，做一些D級任務也綽綽有餘。也不過是D級任務，安德魯你也未免太害怕了。」

「不是這個問題，我們是一個隊伍。」

「一個隊伍並不意味著我們無時無刻都要在一起。」

他們二人無意義的爭吵使我腦袋都開始痛了起來。說實話，我們經歷了太多的事，今個月的還款早已確保了，今天我還是傾向休息。

琳德也是這個情況吧，累了，所以才不來。

我明白這種感覺，可是總有種怪怪的感覺。

或許我忘卻了甚麼重要的事情。

「說起來，昨晚教會那邊的大禮堂爆炸了。」

安德魯不知何時轉了話題，望著我。

「你和琳德都去過那個地方吧，我記得那裡是赫娜住的地方。」

不對吧。

「幸好你們去的時候沒有爆炸。聽聞那場爆炸很厲害，整座建築物連同後花園都被炸成廢墟。」

那是菲的傑作，昨晚以超視距打擊向教會報復。

因為教會想要抓走我，派了刺客襲擊菲的宅邸。

我雙手拍桌站了起來。

錯了錯了，我怎可能想不到這件事。

「教會.....我要去教會！」

「教會那邊有熟人嗎？禮堂那邊被炸爛，聽說生還者都逃去了東邊的教會行政大樓。」

「安德魯，你知道琳德住在哪裡嗎？」

「不知道，怎麼了？」

桑和安德魯一面疑惑的望著我。

既然教會派了刺客來襲擊我，那琳德一樣有可能是他們的目標。

或許琳德逃走了。

我無確認這一點，我唯一可以做的，是襲擊教會。

這一刻我的心瘋了起來，差點想拿刀闖進教會殺他們個片甲不留，儘管我完優沒有證據，亦不知道教會是否真的綁架了琳德。

但只要有這一絲的可能性，我也不能坐視不管。

向桑和安德魯求救。

桑很強，安德魯則.....最少多個接應。

但是我無法開口，我不單是無法把自己那毫無邏輯缺乏論證說出口，亦無法把這些事告訴他們。

要與教會為敵，這不是區區一兩名冒險者能幹的事。

教會乃掌控這個王國的支配者，滲透的權力甚至可以媲美王家。那怕是部署於迷宮之街的教會支部，亦一樣有著等同地區政府一樣的權勢。

所以，他們能夠肆無忌憚到處虜人、推良家婦女下海、襲擊菲的宅邸。

菲。

沒有錯，要與教會抗衡，就必需要有後盾。

菲是大學教授，亦被冠以【鑿殺】之名的魔女。儘管教會一度對菲出手，但刺客不單被擊退，甚至反擊炸了教會的禮堂。

那我不就只能向菲求助了？

於是乎，我撇下了二人，跑回了住處。

「所以呢，事到如今你又想求助我幫你報復教會？」

慵懶的魔女躺在沙發上向我問道。

「最少，希望你能幫我找回琳德。」

「今天早上，有隻信鴿飛了過來，拋下了一封信。」

一個哥雷姆向我遞上了一份邀請函。

「教會、宴會、今晚？既往的事一筆勾銷？他們在挑釁你？」

「不對吧，你那渴望鬥爭的性格是怎樣來的？他們想彼此的事當沒發生過吧。」

「我不覺得教會會這樣作罷。」

「事實上，教會和大學對立並無好處。大事能化小就最好。」

「所以呢，你今晚會去那個宴會？」

「怎可能！魔法師的工房乃未知的魔境，魔法師本人在自己陣地幾乎是無敵的，我怎可能去。」

我想起了昨晚的刺客，那是透過魔法遙距操控的人偶。

「拜托了，菲。請帶我一起去。」

「為甚麼要做而這個地步，你連教會是否真的擄走你那法師都不知道，那個法師對你而言是甚麼？」

琳德對我來說是怎樣的存在？

我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我只能再一次，請求著眼前的魔女。

\*\*\*\*\*

月色漸濃。

天上的繁星宛如琉璃。

在菲家中找到的一件不合身的晚禮服，臨時以魔法修改了一下尺寸，剛好能勉強穿得下來。

和菲的長裙不同，我穿的其實是一條褲子，只是以魔法掩蓋為長裙。始終，秘密作戰時穿著裙子不利走動。

任務很簡單，潛入教會，救回琳德。

這座大樓有五層高，地下宴會廳位於第一層。

我的身份則是菲的同伴，僅此如此。

菲不會主動協助我，她頂多只會幫我一時分開教會的注意力，實際行動的只有我一個人。

我不知道自己那來的勇氣去做這種有勇有謀的事，但我必須這樣做。

「噢，這不是菲嗎？還有我記得你是赫娜的同伴，無名小姐吧。」

伊洗貝爾走了過來，向我們搭話。

「伊洗貝爾小姐還是一樣沒變呢。」

「菲真是，不要再叫我小姐啦！」

「所以呢，你邀請我來，是為了昨晚的事？」

好家伙，一下就聊死了話題。這個叫菲的女人比想像中更不靠。

「哎呀，我也不太記得昨晚發生了甚麼事，只是禮堂那邊爆炸了，幸好我們都沒甚麼事呢。菲也不太記得昨晚發生甚麼事了吧。」

「……」

「有些事情，大家都遺忘就能最好。彼此都不再追究，對各方面都是好事。」

伊洗貝爾向我打了個眼色，果然這個女人藏著琳德。

思考凝固。

我閉起雙眼，想起了菲的話。

詠唱能夠制約我們使用魔法。

那我透過詠唱來控制自己對魔導操控的開關。

——我們被應許著牛奶與蜜。

右手接觸著空氣。

——嗎哪即為瑪那，天降之甘霖即為大源之魔力。

把感官提升至最敏銳。

——是故，此身即為至聖之所，櫃門打開，律法自此顯現！

不用割破手指，僅憑詠唱打開。

看到了，我感應到琳德的魔力在地下室，那我只要.....

啊.....我看到了，一個白衣女子和黑衣男子走了過來。

這究竟是.....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菲大人，請允許我自殺。」

「呃？怎麼？」

「那不是人智能夠戰勝之物，這一輪的人類沒有戰勝的手段，最少要再經歷七個紀元，新人類才有對抗的可能.....」

「完全聽不懂你在說甚麼，又魔力暴走發瘋了啊.....」

菲用手壓著我頭部，強行斷開我魔導連接。

「你，剛才說了甚麼？」

映入我眼簾的是一個白衣女子。

金色略帶卷曲的長髮，一身純的色的露背裝白紗禮服，那高傲的眼神是何等的傲慢？站在他身後是則是個和燕尾服不太合的黝黑男子，一面嚴肅的望著我。

「抱歉，公主大人，她魔力有失衡的問題，剛才應該是發作了。」

菲按著我的頭道歉道。

「無妨，告訴我她的名字吧。」

「無名.....就無名二字。」

「無名，我記住了，有趣的人。」

公主說完就離開了。

「唉啊，居然被公主大人覺得有趣，無名小姐不管到那裡都很受歡迎呢。」

伊洗貝爾揶揄道。惡趣味的玩笑可令人不太高興。

「剛才那個金髮的小姐是這個國家的公主，露西殿下。站在她身後的是前A級冒險者【屠龍者】華格納。」

「A級冒險者？」

達到英雄領域的冒險者，據聞現役放眼全世界也不過十人。

A級是怎樣的境界呢？

我見過的最強冒險者凱瑟琳是B級，作為對人戰的專家可以輕鬆壓制數名資深冒險者。

見過最強的魔物是B級，雙足飛龍，十米長的巨大飛天蜥蜴，單是存在就能對一個城市產生巨大的威脅。

而A級的魔物則有滅國的危機，據聞曾經有個大國不自量力挑戰作為魔物頂點，身為A級的火龍，而慘遭一晚滅國。

A級冒險者正以是這種威脅作為對手，乃人類對抗魔物之最後堡壘。

作為頂點的存在，最強位於最高階的頂尖冒險者。

眼前就有一人。

身上沒帶刀，但其存在魄力卻遠比飛龍可怕。

這個時候，我才深呼吸冷靜下來，放眼四周。

宴會廳還有四名騎士充當護衛。

綠色的半披肩，也就是商會的綠袖騎士團，全員B級的怪物集團。那個被稱為迷宮街最強的凱瑟琳亦站在這裡。

真的假的，我要在一個A級，四個B級的眼下，潛入地下室救走琳德？